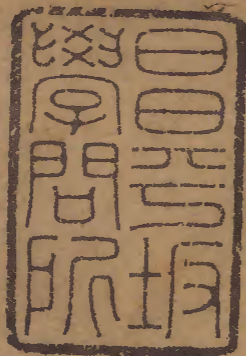


朱子語類

三十四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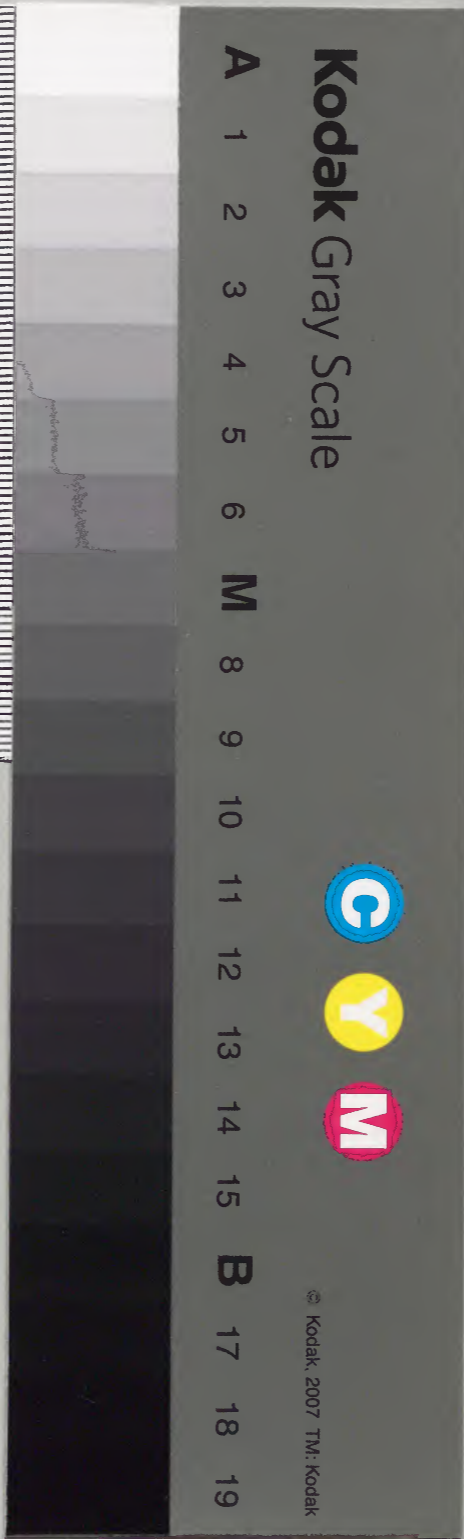
述而子罕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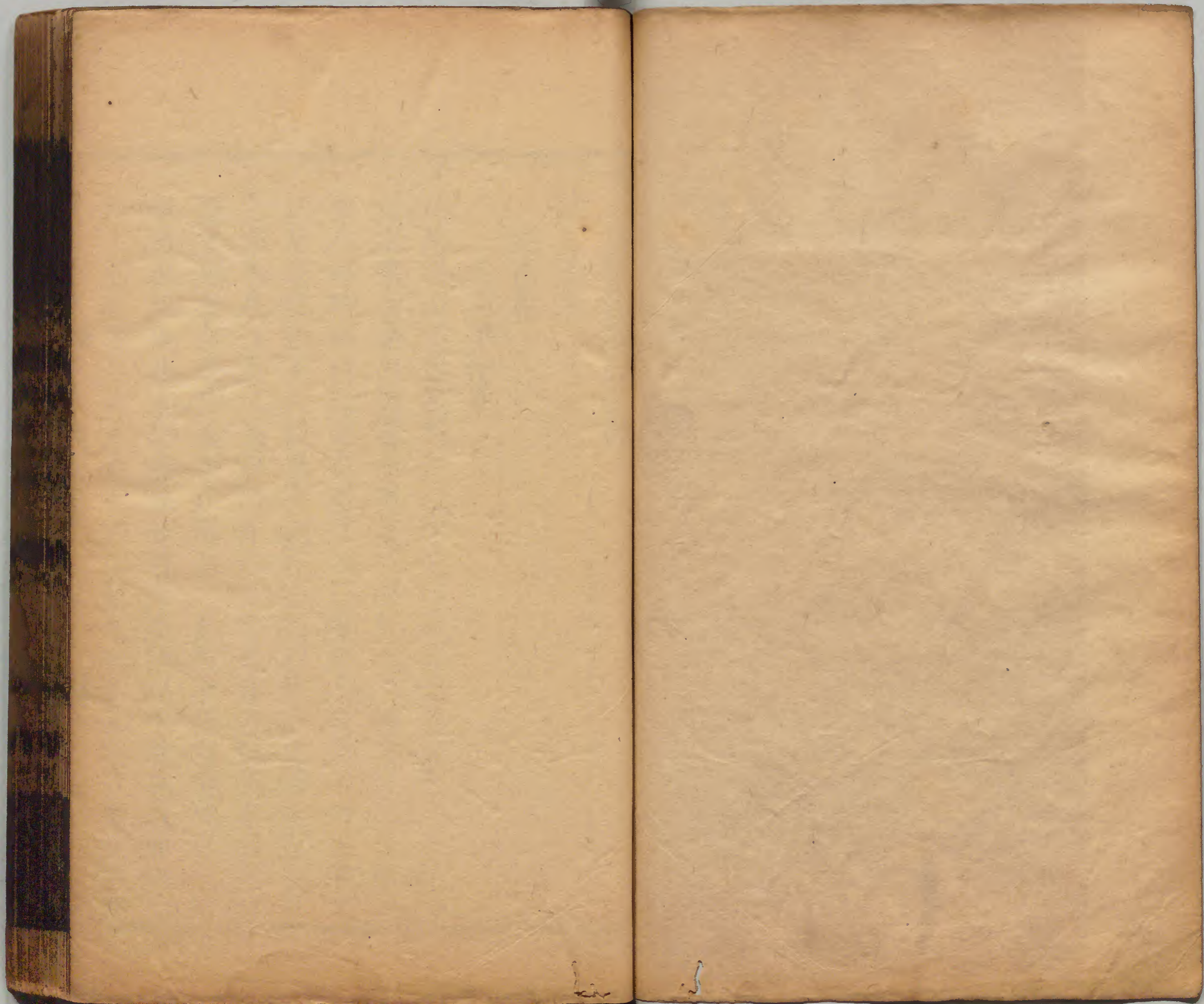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函	冊	號	類
一	三〇	六〇七	漢書
五	〇	七	

漢書門				
冊	架	函	號	類
三〇		一	五〇七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017
冊數	30(5)	
函號	298	251

不許帶出





中央圖書館藏

徐兪問述而不作章

朱子語類卷第三十四

論語十六

述而篇

述而不作章

詩定書皆是因詩書而刪定。又問聖人不得時得位只如此。聖人得時得位時更有制作否。曰看聖人告顏子四代禮樂只是恁地。恐不大段更有制作。亦因四代有此禮樂而因革之。亦未是作處。又問如何作春秋。恐是作否。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看來是寫出魯史。中間微有更改爾。某嘗謂春秋難看。平生所以不敢說著。如何知得上面那箇是魯史舊文。那箇是夫子改底字。若不改時便

淺草文庫

只依魯史如何更作春秋做甚。先生徐云。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公羊穀梁傳云。其辭則丘有罪焉耳。這是多少擔負。想亦不能不是作。不知是如何。賀孫錄意同蜚卿問信而好古。曰。既信古。又好古。今人多是信而不好。或好而不信。如好之者則曰他也。且恁地說。信之者雖知是有箇理恁地。畢竟多欠了箇篤好底意思。道夫行夫問述而不作章。曰。雖說道其功倍於作者。論來不知所謂刪者果是有刪否。要之當時史官收詩時。已各有編次。但到孔子時。已經散失。故孔子重新整理一番。未見得刪與不刪。如云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云各得其所。則是還其舊位。賀孫集注

默而識之章

宜久問默而識之章。曰。此雖非聖人極致。然豈易能默而識之。若不是心與理契。念念不忘者。不能學不厭。如人之為學。有些小間斷時。便是厭。教不倦。如以他人之事為不切於己。便是倦。今學者須是將此三句。時時省察。我還能默識否。我學還不厭否。我教還不倦否。如此乃好。時舉默而識之至誨人不倦。是三節。雖非聖人之極致。在學者亦難。如平時講貫。方能記得。或因人提撕。方能存得。若默而識之。乃不言而存諸心。非心與理契。安能如此。學不厭。在學者久亦易厭。視人與己。若無干涉。誨之安能不倦。此三者。亦須是心無間斷。方能如此。植問默而識之。曰。是得之於心。自不能忘了。非是聽得人說後記得。節

問默而識之。曰：如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猶是執捉在。這箇却是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便如已有而弗失矣。熹

默而識之者，默不言也。不言而此物常在也。今人但說著時在，不說時不在，非禮勿視，要和根株取，不是只禁你不看。聽言

動皆然。祖道

鄭問何有於我哉。曰：此語難說。聖人是自謙言。我不曾有此數者。聖人常有慊然不足之意。衆人雖見他是仁之至，熟義之至，精它只管自見得有欠闕處。賀孫

讀默而識之章。曰：此必因人稱聖人有此，聖人以謙辭答之。後

來記者却失上面一節。只做聖人自話記了。默而識之，便是得之於心，學不厭，便是更加講貫，誨不倦，便是施於人也。時舉

問何有於我哉，恐是聖人自省之辭。蓋聖人以盛德之至，猶恐

其無諸已而自省如此，亦謙已以勉人之意。曰：此等處須有

上一截話，恐是或有人說夫子如何。故夫子因有此言。如達

巷黨人所言如此。故夫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今此章却只是記錄夫子之語耳。如曰：二三子以我爲隱

乎？吾無隱乎爾，亦必因門人疑謂有不盡與他說者。故夫子因有是言也。必大

德之不修章

或問此章曰：須實見得是如何。德是甚麼物事。如何喚做修。如何喚做不修。人而無欲害人之心，這是德。得之於吾心也。然害人之心，或有時而萌者，是不能修者也。德者，道理得於吾心之謂。修者，言好修治之之謂。更須自體之，須把這許多說話，做自家身上說，不是爲別人說。問徒義與改，不啻兩句意。

似合掌。曰：聖人做兩項說在。試剖析令分明。徒義是做這件事未甚合宜，或見人說見人做得恰好，自家遷在合宜處，不善便是全然不是，這須重新改換方得。賀孫

叔器問德之不修，可以包下三句否。曰：若恁地，夫子但說一句便了。何用更說四句。徒義改過，略似修德裏面事，然也別是箇頭項。講學自是講學，修德自是修德。如致知格物是講學，誠意正心修身是修德。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講學，篤行是修德。若徒義改不善如何地分。叔器未及對。曰：不善是自家做得淫邪非僻底事。徒義是雖無過惡，然做得未恰好，便是不合義。若聞人說如何方是恰好，便當從而從之。聖人說這幾句，淺深輕重，盡在裏面。聞義不能徙，底罪小，不善不能改，底罪大。但聖人不分細大，都說在裏面。學者皆當著工夫。義剛

此四句。修德是本。為要修德，故去講學。下面徒義改過，即修德之目也。箒

行父問：先知德不可不修，方知學不可不講，能講學方能徙義，能徙義方能改不善。如此看如何。曰：修德是本。修德恰似說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學不可不講。恰似說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或問：徒義改不善之別。曰：徒義不是說元初做不是，元初本心自是好，但做得錯了，做得不合宜。如所謂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才移教合義理，便是全好。若不善，則是元初便做得不是，須都改了方得。徒義是過失，不善是罪犯。賀孫。格錄別出。

行父問德之不修一段。曰：須先理會孝弟忠信等事，有箇地位，然後就這裏講學。聞義不能徙，這一件事已是好事，但做得

不合義。見那人說如此方是義。便移此之不義。以從彼之義。不善。則已是私意了。上面是過失。下面是故犯。格

德之不修。如有害人之心。則仁之德不修。有穿窬之心。則義之

德不修。仁之德修。則所言無不仁之言。所行無不仁之行。義

之德修。則所言無不義之言。所行無不義之行。淵錄云實得

出來為仁之言。做出來為仁之行。實得義於心。則發出來為義之言。做出來為義之行。聞義不能徒不

善。不能改二句。雖似合掌。却有輕重淺淡。聞義者。尚非有過

但不能徒義耳。至於不善。則是有過而不能改。其為害大矣。

植。南升錄別出

德之不修。如無害人之心。則仁之德修。無穿窬之心。則義之德

修。聞義不能徒。是見得自家事未合宜。及聞合宜事。便徙而

就之。不善。則是有過惡了。如此說。方不合掌。南升

或問德之不修一章。曰。遷善改過。是修德中緊要事。蓋只修德

而不遷善改過。亦不能得長進。又曰。遷善改過。是兩項。不是

說改其過而遷於善。遷善。便是有六七分是。二三分不是。自

家却見得那二三分是處。即遷而就之。要教十分是著。改過

則是十分不好。全然要改。此遷善改過之別。如通書中云。君

子乾乾不息於誠。便是修德底事。下面便是接說遷善改過

底事。意正相類。熹

立之問此章。曰。德是理之既得於吾心者。便已是我有底物事

了。更須日日磨礱。勿令間斷始得。徒義與改不善。一似合掌。

然須著與他分別。蓋義是事之宜處。我做這一件事。覺得未

甚合宜。便著徒令合宜。此却未見得有不善處。至不善。便是

有過惡。須著速改始得。此所以有輕重之別。又問此四句。若

要連續看如何。曰。才要連續。便是說文字。不是要著實做工。夫若著實做工。便一句自是一句。時舉

李問此章曰。此四句。是四件事。不可一滾說了。下面兩句。粗看。只是一件事一般。然此兩句。自有輕重。蓋見義不能徙。此只是些子未合宜處。便當徙而從宜。不善不能改。則大段已是

過惡底事。便當改了。此一句較重。雉

讀德之不修章曰。此自是四句。若要合說。便是德須著脩於已。講學便更進其德。到徙義改過。始是見之於行事。須時時要

點檢。如此說。却相連續也。時

問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先生云。有輕重。其意如何。曰。義宜也。事須要合宜。不能徙。未為不是。却不合宜。那不善底却重。

須便打并了。叔重云。聞義不能徙較輕。曰。那箇大體却無邪。

惡。又曰。聞義不能徙。較密於不善不能改。不善不能改。較重。

於聞義不能徙。佈

德之不修。至是吾憂也。這雖是聖人以此教人。然學不厭之意。多見於此。使有一毫自以為聖。任其自爾。則雖聖而失其聖

矣。質孫

又曰。此是聖人自憂也。聖人固無是四者之憂。所以然者。亦自

貶以教人之意。漢

子之燕居章

叔器問申申。天天之義。曰。申申。是言其不局促。是心廣體胖後。

恁地申申舒泰。天天好貌。觀桃之天天。是少好之貌。則此亦是恁地。所謂色愉。只是和悅底意思。但此只是燕居如此。在

朝及接人。又不然。美剛

問申申天天聖人得於天之自然。若學者有心要收束。則入於嚴厲。有心要舒泰。則入於放肆。惟理義以養其氣。養之久。則自然到此否。曰亦須稍嚴肅。則可。不然。則無下手處。又曰。但得身心收斂。則自然和樂。又曰。不是別有一箇和樂。才整肅。則自和樂。格

甚矣吾衰章

據文勢時甚矣吾衰也是一句。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是一句。惟其久不夢見。所以見得是衰。若只是初不夢見時。也未見得衰處。此也無大義理。但文勢當是如此。義剛孔子固不應常常夢見周公。然亦必會夢見來。故如此說。然其所以如此說之意。却是設詞。必大

蜚卿問孔子夢周公。若以聖人欲行其道而夢之耶。則是心猶有所動。若以壯年道有可行之理而夢之耶。則又不應虛有此兆。朕也。曰。聖人曷嘗無夢。但夢得定耳。須看它與周公契合處如何。不然。又不見別夢一箇人也。聖人之心。自有箇動。懇惻。但不能自己處。自有箇脫然無所繫累處。要亦正是以此卜吾之盛衰也。砥

問夢周公是真夢否。曰。當初思欲行周公之道時。必亦是會夢見。曰。恐涉於心動否。曰。心本是箇動物。怎教它不動。夜之夢。猶寢之思也。思亦是心之動處。但無邪思可矣。夢得其正何害。心存這事。便夢這事。常人便胡夢了。寓錄此下云孔子自不可得行思慮亦不到此居甫舉莊子言至人無夢。曰。清淨故不復夢。甚歎其衰如此。者愛恁地說。佛老家亦說一般無夢底話。寓同吾不復夢見周公。自是箇徵兆如此。當聖人志慮未衰。天意難

定八分猶有兩分運轉。故他做得周公事。遂夢見之。非以思慮也。要之精神血氣與時運相為流通。到鳳不至。圖不出。明王不興。其徵兆自是恁地。胡文定公謂春秋絕筆於獲麟。為志一則動氣意思說得也甚好。但以某觀之。生出一箇物事。為人所斃。多少是不好。是亦一徵兆也。道夫問設當孔子晚年時。君有能用之。則何如。曰。便是不衰。如孔子請討陳恒。時已年七十一。到此也做得箇甚。又問程子謂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不知天子果能從乎。曰。當時惟在下者難告。問果爾。則告命稽違。得無有不及事之悔乎。曰。使哀公能從。則聖人必一面行將去。聞於周王。使知之耳。道夫

問甚矣。吾衰也。曰。不是孔子衰。是時世衰。又曰。與天地相應。若

天要用孔子。必不教他衰。如太公武王皆八九十歲。夫子七十餘。想見纍垂。節

戴少望謂顏淵子路死。聖人觀之。人事。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聖人察之。天理。不復夢見周公。聖人驗之。吾身。夫然後知斯道之不可行。而天之果無意於斯世也。曰。這意思也發得好。道夫

夢周公忘肉味。祭神如神在。見得聖人真一處。理會一事。便全體在這一事。道夫

問孔子夢周公却是思。曰。程先生如此說。意欲說孔子不真見周公。然見何害。可學

問伊川以為不是夢見人。只是夢寐常存。行周公之道耳。集注則以為如或見之。不知果是如何。曰。想是有時而夢見。既分

明說夢見周公。全道不見。恐亦未安。又問夫子未嘗識周公。夢中烏得而見之。曰。今有人夢見平生所不相識之人。却云是某人某人者。蓋有之。夫子之夢。固與常人不同。然亦有是理耳。社祖。集注。集義。

問此章曰。孔子未衰以前。常夢見周公矣。伊川却言不會夢見何也。曰。聖人不應日間思量底事。夜間便夢見。如高宗夢傅說。却是分明有箇傳說在那裏。高宗不知。所以夢見。亦是朕兆先見者如此。孔子夢奠兩楹事。豈是思慮後方夢見。此說甚精微。但於此一章上說不行。今且得從程子說。去偽。

志於道章

問志於道。曰。思量講究。持守踐履。皆是志。念念不舍。卽是總說。須是有許多實事。獲孫。

吉甫說志於道處。曰。志於道。不是只守箇空底見解。須是至誠懇惻。念念不忘。所謂道者。只是日用當然之理。事親必要孝。事君必要忠。以至事兄而弟。與朋友交而信。皆是道也。志於道者。正是謂志於此也。時舉。

道理也。是一箇有條理底物事。不是囫圇一物。如老莊所謂恍惚者。志於道。只是存心於所當爲之理。而求至於所當爲之地。非是欲將此心繫在一物之上也。端蒙。

志於道。如講學力行皆是。據於德。則是這箇物事。已成箇坯璞子了。義剛。

問據於德。曰。如孝便是自家元得這孝道理。非從外旋取來。據於德。乃是得這基址在這裏。植。據於德。德者。得之於身。然既得之。守不定。亦會失了。須常照管。

不要失了。須是據守方得。明作

問據於德云云。曰。德者。吾之所自有。非自外而得也。以仁義禮智觀之。可見。韓退之云。德足乎已。無待乎外。說得也好。南升

道者。人之所共由。如臣之忠。子之孝。只是統舉理而言。德者。已之所獨得。如能忠能孝。則是就做處言也。依仁。則又所行處。每事不違於仁。端蒙

志於道。方有志焉。據於德。一言一行之謹。亦是德。依於仁。仁是衆善總會處。德明

道是日用常行合做底。德是真箇有得於已。仁謂有箇安頓處。季札

先生問正淳曾聞陸子壽志於道之說否。正淳謂子壽先令人立志。曰。只做立志便虛了。聖人之說不如此。直是有用力處。

且如孝於親。忠於君。信於朋友之類。便是道。所謂志。只是如此知之而已。未有得於已也。及其行之盡於孝。盡於忠。盡於信。有以自得於已。則是孝之德。忠之德。信之德。如此然後可據。然只志道據德。而有一息之不仁。便間斷了。二者皆不能。有却須據於德後。而又依於仁。正淳謂這箇仁。是據發見說。曰。既見於德。亦是發見處。然仁之在此。却無隱顯。皆貫通。不可專指為發見。弟○人傑錄云。志於道是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道。明得此理得之於身。所謂據於德。然而不依於仁。則二者皆為無用矣。依仁不止於發見。凡內外隱顯。莫非仁也。正卿問志道據德依仁。曰。志於道。猶是兩件物事。據於德。謂忠於君。則得此忠。孝於親。則得此孝。是我之得於已者也。故可據。依仁。則是平日存主處。無一念不在這裏。又是據於德底骨子。時舉

正卿問志道據德依仁。曰。德是自家心下得這箇道理。如欲為忠而得其所以忠。如欲為孝而得其所以孝。到得依於仁。則又不同。依仁。則是此理常存於心。日用之間。常常存在。據德依仁。雖有等級。不比志道與據德依仁。全是兩截。志只是心之所之。與有所據有所依不同也。賀孫

問據於德。依於仁。曰。德只是做這一件事底意思。據而勿失。仁又親切。又問仁是全體。德只是一事之德否。曰。然。又曰。事父母則為孝德。事兄長則為悌德。德是有得於心。是未事親從兄時。已渾全是孝弟之心。此之謂德。必大

先生問學者據德依仁如何分別。學者累日說皆不合。乃曰。德是逐件上理會底。仁是全體大用常依靠處。又曰。據德是因事發見底。如因事父有孝。因事君有忠。依仁是本體不可須臾離底。據德

如著衣喫飯。依仁。如鼻之呼吸氣。備

德是道之實。仁是德之心。道大

行夫問志道據德依仁游藝。曰。志於道。方是要去做。方是事親。欲盡其孝。事兄欲盡其弟。方是恁地。至據於德。則事親能盡其孝。事兄能盡其弟。便自有這道理了。却有可據底地位。才說盡其孝。便是據於孝。雖然如此。此只是就事上逐件理會。若是不依於仁。不到那事親事兄時。此心便沒頓放處。依於仁。則自朝至暮。此心無不在這裏。連許多德。總攝貫穿都活了。志於道。方要去。據於德。則道方有歸著。雖有歸著。猶是在事上。依於仁。則德方有本領。雖然藝亦不可不去理會。如禮樂射御書數。一件事理會不得。此心便覺滯礙。惟是一去理會這道理。脉絡方始一一流通。無那箇滯礙。因此又却

養得這箇道理。以此知大則道無不包。小則道無不入。小大精粗。皆無滲漏。皆是做工夫處。故曰。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恪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先生曰。志者。心之所之道者。當爲之理。爲君有君之理。爲臣有臣之理。志於道者。畱心於此理而不忘也。德者得也。旣得之。則當據守而弗失。仁者人之本心也。依如依乎中庸之依。相依而不捨之意。旣有所據守。又當依於仁而不違。如所謂君子無終日之間違仁是也。游於藝一句。比上三句稍輕。然不可大段輕說。如上蔡云。有之不害爲小人。無之不害爲君子。則是太輕了。古人於禮樂射御書數等事。皆至理之所寓。游乎此。則心無所放。而日用之間。本末具舉。而內外交相養矣。或言志於道。正如顏子仰高鑽堅。以求至乎聖人之地否。曰。若如此說。便是要將此心寄在道裏。而底說話。道只是人所當行之道。自有樣子。如爲人父止於慈。爲人子止於孝。只從實理上行。不必向渺茫中求也。謨

叔器說志於道云。知得這箇道理。從而志之。曰。不特是知得時方志。便未知而有意於求道。也是志。德是行其道而有得於心。雖是有得於心而不失。然也須長長執守。方不失。於孝行之已得。則固不至於不孝。若不執守。也有時解走作。如忠行之已得。則固不至於不忠。若不執守。也有時解有脫落處。這所以下一據字。然而所以據此德。又只要存得這心在。存得這心在時。那德便自在了。所以說依於仁。工夫到這裏。又不遺小物。而必游於藝。叔器因言禮樂射御書數。自秦漢以來

皆廢了。曰射如今秀才自是不曉。御是而今無車。書古人皆理會得。如偏旁義理皆曉。這也是一事。數是算數。而今人皆不理會。六者皆實用。無一可缺。而今人是從頭到尾皆無用。小兒子教他做詩對。大來便習舉子業。得官又去習啓事雜文。便自稱文章之士。然都無用處。所以皆不濟事。漢時雖不以射取士。然諸生却自講射。一年一次。依儀禮上說。會射一番。却尚好。今世以文取士。如義若教它依經旨去說些道理。尚得。今却只是體貼字句。就這兩三句題目上說去。全無義理。如策若是著實論些時務也。尚得。今却只是虛說說得好。底剗地不得。包顯道言。向前義是先引傳注數條。後面却斷以已意。如東坡數條。却尚得。先生然之。義剛

或問志道據德。依仁游藝。曰德是行來行去行得熟。已成箇物事了。惟這箇物事。已得於我。故孝也是這物事流出來做孝。忠也是這物事流出來做忠。若只說爲子盡孝。爲臣盡忠。這只說得盡。說德不得。蓋德是得這物事於我。故事親必孝。必不至於不孝。事君必忠。必不至於不忠。若今日孝。明日又不孝。今日忠。明日又不忠。是未有得於我。不可謂之德。惟德是有得於我者。故可據守之也。若是未有得於我。則亦無可據者。又問此是成德否。曰便恁地說也不得。若做這物事未成就時。一箇物事是一箇物事。在孝只是孝。忠只是忠。惟做來做去。湊足成就一箇物事。貫通時。則千頭萬件都只是這一箇物事流出來。道家所謂安養成胎。蓋德是百行之胎也。所以君子以成德爲行。依於仁。仁是箇主。卽心也。依於仁。則不失其本心。既不失其本心。則德亦自然有所據。若失其本心。

則與那德亦不見矣。游於藝。蓋上三句是箇主腦。藝却是零碎底物事。做那箇。又來做這箇。是游來游去之謂也。然亦不可游從別處去。須是游於藝方得。又云說行時只可言志於道。不可謂之德。又云成德只是要成此德。○壽

問自志於道到依於仁工夫。到這處。縝密較易些否。曰似恁地都是難問。此是顏子不違仁地位否。先生問如何知得顏子能如此。它人不能。曰顏子亞聖之資。固易爲力。若它人用工。亦須到這處。曰這處先要就志於道上理會。志於道便恁地。別恁地好。這須知是箇生死路頭。因以手指分作兩邊去。云這一邊是死路。那一邊去是生路。這去便善。那去便惡。知得此路是了。只管向此路去。念念不忘。處已也在是。接人也在是。講論也在是。思索也在是。今人把捉不定。要做這邊去。

又要做那邊去。一出一入。或東或西。以夫子十五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皆是從志學做來。著工夫。須看得聖人志於學處是如何。這處見得定。後去節節有下工夫處。據於德。德者得也。便是我自得底。不是徒恁地知得便住了。若徒知得。不能得之於己。似說別人底。於我何干。如事親能孝。便是我得這孝。事君能忠。便是我得這忠。說到德便是成就這道。方有可據處。但據於德。固是有得於心。是其次第。然亦恐怕有走作時節。其所存主處。須是依於仁。自得於心。不可得而離矣。到游藝。猶言學文。雖事未甚要緊。然亦少不得。須知那箇先。那箇後。始得。亦所以助其存主也。寓問若是志於道。據於德。則雖初學便可如此下功。且如據於德。則得寸守寸。得尺守尺。若是依於仁。則仁是指全體而言。如

何便解依得它。曰：所謂據於德，亦須是真箇有是德，方可據守。如事親時，自無不孝，方是有孝之德。其餘亦然，亦非初學遽可及也。依仁，只是此心常在，不令少有走作也。因言周禮先說知仁聖義中和孝友睦婣任卹，此是教萬民底事。又說教國子以三德，曰：至德以爲道本，敏德以爲行本，孝德以知逆惡，至德謂德之全體。天下道理皆由此出。如所謂存心養性之事是也。故以此教上等人，若次一等人，則教以敏德爲行本，敏是強敏之謂，以敏德教之，使之見善必遷，有過必改，爲學則強力，任事則果決，亦是一等特立獨行之人。若又次一等，則教以孝德，以知逆惡，使它就孝上做將去。熟於孝，則知逆惡之不可爲。夫是三者必相兼，若能至德，則自兼那兩事。若自下做去，亦可以到至德處。若只理會箇至德而無下

二者，則空疎去。又曰：自志於道，至依於仁，是從粗入精，自依於仁，至游於藝，是自本兼末。能依於仁，則其游於藝也，蓋無一物之非仁矣。因舉橫渠語云：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此是橫渠赤心片片說與人，如荀楊何嘗有這樣說話。

志於道，志之一字，不徒是知，已是心中放它不下。據於德，是行道而得之於已。然此都且就事上說，至依於仁，則無物欲之累，而純乎天理。道至此亦活，德至此亦活，却亦須游於藝。問小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是藝否？曰：此雖小學，至依於仁，既熟後，所謂小學者，至此方得他用。夔孫據於德，德謂得之於心，有這箇物事了。不待臨時旋討得來。且

如仁義禮智有在這裏。不待臨時旋討得來。又曰。德是自家有所得處。在這裏。且如事親孝。則孝之理得。事兄弟。則弟之理得。所謂在這裏。但得有淺深。又曰。志於道。據於德。說得尚粗。到依於仁。方是工夫細密。游於藝者。乃是做到這裏。又當養之以小物。植

據於德。有時也會失了。必依於仁。此心常存。則照管得到。能守是德矣。游於藝。似若無緊切底事。然能如此。則是工夫大故。做得到了。所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也。夔孫

讀書須將聖賢言語。就自家身上做工夫。方見事事是實用。如志道據德依仁游藝。將來安排放身上看。看道是甚麼物事。自家如何志之。以至據德依仁游藝。亦莫不然。方始有得。道子升問上三句。皆有次序。至於藝。乃日用常行。莫不可後否。曰。

藝是小學工夫。若說先後。則藝為先。而三者為後。若說本末。則三者為本。而藝其末。固不可狗末而忘本。習藝之功。固在先。游者從容潛玩之意。又當在後。文中子說聖人志道據德依仁。而後藝可游也。此說得自好。木之

或問游者玩物適情之謂。玩物適情。安得為善。曰。游於藝一句。是三字。公却只說得一字。人傑。集注。

自行束脩章

古人空手硬不相見。束脩是至不直錢底。羔雁是較直錢底。真宗時。講筵說至此。云聖人教人也要錢。義剛

不憤不啓章

問憤悱。曰。此雖聖人教人之語。然亦學者用力處。敬仲學者至憤悱時。其心已略略通流。但心已喻而未甚信。口欲言

而未能達。故聖人於此啓發之。舉一隅其餘三隅。須是學者自去理會。舉一隅而不能以三隅反。是不能自用其力者。孔子所以不再舉也。謹

憤悱。是去理會底。若不待憤悱而啓發之。不以三隅反而復之。則彼不惟不理會得。且聽得亦未將做事。蓋

悱。非是全不曉底也。曉得三五分。只是說不出。問伊川謂必待誠至而後告之。曰。憤悱便是誠意。到不憤悱便是誠不到。節

凡物有四隅。舉一隅則其三隅之理可推。若不能以三隅反。則於這一隅亦恐未必理會得在。

舉一隅以三隅反。只是告往知來否。曰。只是凡方者。一物皆有四隅。植

或問程子曰。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如何是沛然底意思。曰。

此正所謂時雨之化。譬如種植之物。人力隨分已加。但正當那時節。欲發生未發生之際。却欠了些子雨。忽然得這些子雨來。生意豈可禦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章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此是聖人天理。蓋

問食於有喪之側而未嘗飽。亦以其哀傷之極。足以感動人心。

自不能飽也。曰。哀是哀死者。不干生人事。所謂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若喪家極哀。又能使人愈哀耳。又有喪家人全不

以死者為念。視之若無。反使人為之悲哀者。司元德記。蓋

子食於有喪之側未嘗飽也。有食不下咽之意。謹

然重厚。不輕浮意思。時舉

問博文亦可以學道。而上蔡解哭則不歌。謂能識聖人之情性

然後可以學道。曰。聖人情性便是理。又曰。博文約禮亦是要

識得聖人情性。思曰。睿只是思會睿。節集義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上蔡說得亦有病。聖人之心。如春夏秋冬。

不遽寒燠。故哭之日。自是不能遽忘。又曰。聖人終不成哭了。

便驟去歌得。如四時也。須漸漸過去。道夫錄云其變也有漸且如古者

喪服。自始死至終喪。中間節次漸漸變輕。不似如今人直到

服滿。一頓除脫了。便著華采衣服。道夫同

問謝氏之說。曰。謝氏之學。大抵習忘。如以三月不知肉味。反是

病。和韶樂都忘之。方是。必大

子謂顏淵曰。章

讀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章曰。專在則字上。如可以仕則仕。可以

久則久。之類是也。時舉

此八字。極要人玩味。若他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可藏。唯

孔子與顏淵。先有此事業在己分內。若用之。則見成將出來

行。舍之。則藏了。它人豈有是哉。故下文云。唯我與爾有是夫。

有是二字。當如此看。誤

問尹氏曰。命不足道也。曰。如常人用之。則行乃所願。舍之則藏

非所欲。舍之則藏。是自家命恁地。不得已。不柰何。聖人無不

得已底意思。聖人用我。便行。舍我。便藏。無不柰何底意思。何

消更言命。又曰。命不足道也。命不消得更說。又曰。知命不足

道也。節問命不足道也。曰。到無可柰何處始言命。如云道之將行也。與

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此爲子服景伯說。時舉錄云聖人

人以下說聖人欲曉子服景伯故以命言如曰有命是爲彌子瑕說。聖人用之則

行。舍之則藏。未嘗到那無可柰何處。何須說命。如一人不

知有命。又一等人知有命。猶自去計較。中人以上。便安於命。

到得聖人。便不消得言命。夔孫

問用舍行藏章。曰。聖人於用舍甚輕。沒些子緊要做。用則行。舍

則藏。如晴乾則著鞋。雨下則赤脚。尹氏云。命不足道。蓋不消

言命也。植

義剛曰。用舍係乎道之盛衰。行藏以道而舒卷。已之窮達非所

計。故曰命不足道。曰。用舍是由在別人。不由得我。行藏是由

在那人。用舍亦不由得我。仲默問這命。只是君子不謂命也

之命否。曰是。義剛

用舍無預於已。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蓋只看義理如何。

都不問那命了。雖使前面做得去。若義去不得。也只不做。所

謂殺一不辜。行一不義。而得天下有所不爲。若中人之情。則

見前面做不得了。方休。方委之於命。若使前面做得。它定不

肯已。所謂不得已而安之命者也。此固賢於世之貪冒無恥

者。然實未能無求之之心也。聖人更不問命。只看義如何。貧

富貴賤。惟義所在。謂安於所遇也。如顏子之安於陋巷。它那

會計較命如何。陶淵明說盡萬千言語。說不要富貴。能忘貧

賤。其實是大不能忘。它只是硬將這箇抵拒將去。然使它做

那世人之所爲。它定不肯做。此其所以賢於人也。或云。看來

淵明。終只是晉宋間人物。曰。不然。晉宋間人物。雖曰尚清高。

然箇箇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淵明却

真箇是能不要。此其所以高於晉宋人也。或引伊川言晉宋清談。因東漢節義一激而至此者。曰公且說節義如何能激而爲清談。或云節義之禍。在下者不知其所以然。思欲反之。所以一激而其變至此。曰反之固是一說。然亦是東漢崇尚節義之時。便自有這箇意思了。蓋當時節義底人。便有傲睨一世。汗濁朝廷之意。這意思便自有高視天下之心。少間便流入於清談去。如皇甫規見雁門太守曰。卿在雁門食雁肉作何味。那時便自有這意思了。少間那節義清苦底意思。無人學得。只學得那虛驕之氣。其弊必至於此。備

問用舍行藏。曰此有數節。最好仔細看。未說到用舍行藏處。且先看箇毋意毋必底意。此是甚底心。渾然是箇天理。尹氏謂命不足道。此本未有此意。亦不可不知也。蓋知命者不得已之辭。人要做這事。及至做不得。則曰命。是心裏猶不服他。若聖賢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更不消得說命。到說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八字。雖用舍行藏。地位遠了。然就此地頭看。也自好。某嘗謂聖人之言。好如荷葉上水珠。顆顆圓。這臨事而懼。便是戒謹恐懼底心。若有所恐懼。心驚胆畏。便不得了。孟子說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立賢無方。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許多事。皆是聖人事。然有小大不同。如惡旨酒。乃是事之小者。思兼三王。乃是事之大者。然亦都是一箇戒謹恐懼底心。人心多縱弛。便都放去。若是聖人行三軍。這便是不易之法。非特行軍如此。事事皆然。莊子庖丁解牛神妙。然每到族。心必怵然爲之一動。然後解去。心動便是懼處。豈是似醉人恣意胡亂做去。韓文鬪雞聯句

云。一噴一醒。然。再接再礪。乃謂都困了。一以水噴之。則便醒。一噴一醒。所謂懼也。此是孟郊語也。說得好。又問觀此處。則夫子與顏子一般了。曰。到此地位。大節也同了。如孟子說伯夷伊尹與夫子。豈是一樣人。但是此大節處同。若此處不同。則不足為聖人矣。夔孫。義剛錄別出。叔器說用之則行章。曰。命是有箇必得底意。及不得。則委之於命。聖人只是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如孟子所說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此却是為中才發。聖人自是不論到這裏。然此只是尹氏添此一脚。本文非有此意。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比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固是大相遠。但這裏而道理也自完具。無欠無剩。某嘗說聖人言語。如荷葉上水珠子。一顆一顆圓。叔器問顏子與聖人同否。曰。大節目也同。如孟子說伯夷伊尹孔

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這便是大節目處皆同。若是這箇不同時。便不喚做聖人了。只是纖細縝密。論來却有不同處。又曰。這一章有四五節道理。義剛子路說子行三軍則誰與。雖無私意。然猶有固必之心。人傑子行三軍則誰與。宜作相與之與。非許與之之與。好謀而成。人固有好謀者。然疑貳不決。往往無成者多矣。孔子行三軍。其所與共事者。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謀亞夫問子行三軍則誰與。曰。三軍要勇。行三軍者要謀。既好謀。然須要成事。蓋人固有好謀而事不成者。却亦不濟事。時舉因云。謀在先。成在後。成非勇亦不能決。曰。然。時舉好謀而成。既謀了。須是果決去做。教成。若徒謀而不成。何益於

事。所謂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者也。臨事而懼。是臨那事時。又須審一審。蓋閑時已自思量都是了。都曉得了。到臨事時。又更審一審。這懼字。正如安而後能慮。慮字相似。又曰。而今只是據本子看。說行三軍是如此。試把數千人與公去行看。好皇恐。備

問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竊意漆雕曾閔亦能之。曰。舍之則藏。易。用之則行。難。若開用之。未必能行也。聖人規模大。藏時不止藏他一身。然藏了事。譬如大船有許多器具寶貝。擄去則許多物便都住了。衆人便沒許多力量。然聖人行藏。自是脫然無所係累。救世之心雖切。然待做便做。做不得便休。他人使有此。若未用時。則切切於求行。舍之則未必便藏。耿直之向。有書云。三代禮樂制度。盡在聖人。所以用之則有可行。某謂

此固其可行之具。但本領更全在無所係累處。有許大本領。則制度點化出來。都成好物。故在聖人則爲事業。衆人沒那本領。雖盡得他禮樂制度。亦只如小屋收藏器具。窒塞都滿。運轉都不得。砥

問楊氏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孔顏之所同。天下文明。則孔子而已矣。其義如何。曰。龜山解經。常有箇纏底病。如解苗而不秀章。云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長。則苗斯秀。秀斯實矣。初亦不曉其說。徐觀之。乃是因苗字牽引上。纏苗。又纏上。勿忘。勿助耳。此章取易來如此比並。固亦可通。然於本旨無所發明。却外去。生此議論。必大。集義。

富而可求章。富而可求也。一。句。上面自是虛

意言而可求。便是富本不可求矣。因舉君子羸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之說。又云。此章最見得聖人言語渾成底氣象。須要識得。時舉

子在齊聞韶章

史記子在齊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三月當作一點。蓋是學韶樂三月耳。非三月之久。不知肉味也。去偽

夫子之心。與韶樂相契。所以不知肉味。又有習之三月之說。泳子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學之一節。不知如何。今正好看其忘肉味處。這裏便見得聖人之樂。如是之美。聖人之心。如是之誠。又曰。聖人聞韶。須是去學。不解得只恁休了。學之亦須數月方熟。三月大約只是言其久。不是真箇足頭九十日。至九十一日。便知肉味。想見韶樂之美。是能感動人。是能使

人視端而行直。某嘗謂今世人。有目不得見先王之禮。有耳不得聞先王之樂。此大不幸也。道夫

問孔子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若常人如此。則是心不在焉。而聖人如此。何也。曰。此其所以為聖人也。公自思量看。久之。又曰。衆人如此。則是溺於物欲之私。聖人則是誠一之至。心與理合。不自知其如此。又問聖人存心如此之切。所以至於忘味。曰。也不是存心之切。恁地又說壞了聖人。它亦何嘗切切然存心。要去理會這事。只是心自與那道理契合。只覺得那箇好。自然如此耳。個

吳伯英問孔子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聖人殆亦固滯不化。當食之時。又不免心不在焉之病。若何。曰。主一無適。是學者之功。聖人行事。不可以此求之也。更是舜之樂。盡善盡美。而

孔子聞之。淡有所契於心者。所謂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是以學之三月。而不自知其忘味也。壯祖○建別錄見下

吳伯英問心不在焉。則食而不知其味。是心不得其正也。然夫

子聞韶。何故三月不知肉味。曰。也有時如此。所思之事大。而

飲食不足以奪其志也。且如發憤忘食。吾嘗終日不食。皆非

常事。以其所憤所思之大。自不能忘也。壯祖

先生嘗讀他傳云。孔子居齊。聞韶音。見齊國之人。亦皆視端而

形。蓋正音所感如此。升卿

石文問齊何以有韶。曰。人說公子完帶來。亦有甚據。淳問伊川

以三月不知肉味。為聖人滯於物。今添學之二字。則此意便

無妨否。曰。是石文引三月之證。曰。不要理會三月字。須看韶

是甚。應音調。便使得人如此。孔子是如何聞之。便恁地。須就

舜之德。孔子之心處看。淳集義

問伊川疑三月即是音字。如何。曰。此處最要看他不知肉味處。

最有意思。蓋夫子知韶之美。一聞之。則感之至淡。學之三月。

故至於不知肉味。若道一聞之。便三月不知肉味。恐無此道。

理。伊川疑得自是。但史記上有學之二字。伊川恐適不會考

到此耳。觀此處。須見得夫子之心。與舜之心。分明為一。感之

至淡。故盡心以學之。念念在此。而自不能忘也。時舉

子在齊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上蔡只要說得泊然處。便有

些莊老。其謂正好看聖人忘肉味處。始見聖人之心。如是之

誠。韶樂如是之美。又舉史記載孔子至齊。促從者行。曰。韶樂

作。從者曰。何以知之。曰。吾見童子視端而行直。雖是說得異。

亦容有此理。賀孫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章

論子貢問衛君事。曰若使子貢當時徑問輒事。不唯夫子或不答。便做答時。亦不能如此詳盡。若只問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亦未見分曉。所謂賢人。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亦如何便見得出處。一時皆當。豈無怨悔處。只再問怨乎。便見得子貢善問。才說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便見得夷齊兄弟所處無非天理。蒯輒父子所向無非人欲。二者相去。奚啻瓠玦美玉。直截天淵矣。審

問子貢欲知為衛君。何故問夷齊。曰一箇是父子爭國。一箇是兄弟讓國。此是則彼非可知。問何故又問怨乎。曰此又審一審。所以夫子言求仁得仁。是就心上本原處說。比讓出於不得已。便有怨。夷齊之讓。是合當恁地。乃天理之當然。又何怨。

大綱衛君底固為不是。到此越見得衛君沒道理。又問子欲正名。是公子郢否。曰此又是第二節事。第一節須先正輒父子之名。問輒尚在。則如何正。曰上有天子。下有方伯。它不當立。如何不正。審

夫子為衛君乎。若只言以子拒父。自不須疑而問。今冉子疑夫子為衛君者。以常法言之。則衛公輒亦於義當立者也。以輒當立。故疑夫子必助之。求仁而得仁。此只是不傷其本心而已。若伯夷叔齊。不讓而於心終不安。人之心本仁。才傷著本心。則便是不仁矣。讓

問子貢有怨乎之問。何也。曰夫子謂夷齊是賢人。恐賢者亦有過之者。於是問以決之。看這事是義理合如此否。如其不必讓而讓之。則未必無怨悔之心矣。夫子告以求仁而得仁者。

謂是合慙地若不慙地是去仁而失仁矣。若衛君事則大不然矣。子貢所以知其必不爲也。夔孫

夫子說古之賢人也。賢人固有做得間不恰好處。便未知得夷齊之讓。是與不是。若是不必遜。則終未免有怨悔。若有怨悔。則讓便未得爲是。如此。則未見得夫子不爲輒。所以更問怨乎。夫子說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慙地便是。要讓讓方是合這道理。既是以讓爲合理。則始知夫子之不爲輒。義剛

只伯夷叔齊古之賢人也。一句。便可知得夫子不爲衛君矣。何故更要問怨乎。這一句。却煞有說話。子貢也是會問。義剛

安卿以書問夷齊辯論甚悉。曰。大槩是如此。但更於求仁而得仁上看。道夫問安字。莫便是此意否。曰。然。但見他說得來不大段緊切。故教他更於此上看。曰。伯夷不敢安嫡長之分以

違君父之命。叔齊不敢從父兄之命。以亂嫡庶之義。這便是求仁。伯夷安於逃。叔齊安於讓。而其心舉無陘杌之慮。這便是得仁否。曰。然。衛君便是不能求仁耳。道夫

孔子論伯夷。謂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司馬遷作伯夷傳。但見得伯夷滿身是怨。蘇子由伯夷論却好。只依孔子說。文蔚

問子貢衛君之問。與去兵去食之問。皆非尋常問者所及。程子固常稱之。而又曰。孔門學者。獨顏子爲善問。何也。曰。顏子之問。又須親切。如此事在顏子。又自理會得。亦不必問也。必大

問夫子爲衛君章。程子所引諫伐事。或問論非此章答問本意。當矣。今集注全載其說。不刪此語。何也。曰。諫伐而餓。固非此章本意。然亦是伯夷不怨底事。故程子同引來說。必大

子貢之問。意只主讓國。諫伐之事。却在裏面事。如聖人却是泛

說書

吳伯英問夷齊讓國而去。一以父命為尊。一以天倫為重。要各得其本心之正。而盡乎天理之公矣。所謂孤竹君當時或無中子之可立。則二子將奈何。曰。縱二子不立。則其宗社之有賢子弟。立之可也。壯祖

或問伯夷叔齊之讓。使無中子。則二子不成。委先君之國而棄之。必有當立者。曰。伊川說叔齊當立。看來立叔齊。雖以父命。然終非正理。恐只當立伯夷。或曰。伯夷終不肯立。奈何。曰。若國有賢大臣。則必請於天子而立之。不問伯夷情願矣。看來二子立得都不安。但以正理論之。則伯夷分數稍優耳。胡文定春秋解這一段也好。說吳季札讓國事。聖人不取之。牽引四五事為證。所以經只書吳子使札來聘。此何異於楚子使

椒來聘之事耶。但稱名則聖人貶之深矣。云云。但近世說春秋皆太巧。不知果然否也。綱

因說記錄之難。如劉質夫記明道說。輒據位而拒父。則衛之臣子去之可也。輒去之而從父。則衛之臣子拒蒯聩可也。是以蒯聩為得罪於父。亦不當立也。後胡文定公引在春秋中說。如上一句說却是。但下句却云輒去而從父。則衛之臣子當輔。輒以拒蒯聩。則是錯了。後來胡致堂却說立郢為是。乃是救文定前說之錯。至若楊文靖說此段尤不可曉。文靖之意。只欲破王元澤說。善兄弟之遜。必惡父子之爭。遂有此病。要之元澤此二句自好也。集義

胡家說夷齊所為全性命之理。若他人謂其全性命之理。猶可。若謂夷齊要全性命之理。而後如此為之。此大害義理。殺身

成仁亦只是義當殺身。卽是成仁。若爲成仁而殺身。便只是利心。揚

飯疏食章

義剛說樂在其中一章。先生曰。這有三十來箇字。但看那箇字是先。只樂字是先。他是先理會得那樂後方見得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呂與叔數句說得好。非是有所見。如何道得到。義剛

問樂亦在其中。聖人何爲如是之樂。曰。正要理會聖人之心。如何得恁地。聖人之心。更無些子渣滓。故我之心。淘來淘去。也要知聖人之心。恪

樂亦在其中。此樂與貧富自不相干。是別有樂處。如氣壯底人。遇熱亦不怕。遇寒亦不怕。若氣虛。則必爲所動矣。闕祖

叔器說樂在其中。引博文約禮。曰。顏子自是顏子樂。與夫子也不干事。這說得不相似。義剛

問或問謂夫子樂在其中。與顏子之不改者。又有間矣。豈非謂顏子非樂於簞瓢。特不以是而改其心之所樂。至於夫子。則隨所寓而樂存焉。一曰不改。一曰亦在。文意固自不同否。然程子則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却似無甚異於所以論顏子者。今集注乃載其說何耶。曰。孔顏之樂。亦不必分。不改是從這頭說入來。在其中。是從那頭說出來。必大。集注。餘見顏樂章。

問上蔡云。義而得富得貴。猶如浮雲。况不義乎。曰。這是上蔡說得過當。此只說不義之富貴。視之如浮雲。不以彼之輕。易吾之重。若義而得富貴。便是當得。如何掉脫得。如舜禹有天下。

固說道不與。亦只恁地安處之。又如所以長守貴也。所以長守富也。義當得之。亦自當恁地保守。堯命舜云。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豈是不要保守。賀孫集義

加我數年章

問五十學易一段。曰。聖人學易。於天地萬物之理。吉凶悔吝。進退存亡。皆見得盡。自然無差失。聖人說此數句。非是謾然且恁地說。聖人必是見得是如此。方如此說。謙之

文振問五十以學易。曰。也只就卦爻上。占考其理合如何。他書一事是一理。易却說得濶也。有底事說在裏。未有底事也。說在裏。又曰。易須錯綜看。天下甚麼事。無一不出於此。如善惡是非得失。以至於屈伸消長盛衰。看是甚事。都出於此。伏羲以前。不知如何占考。至伏羲將陰陽兩箇畫卦。以示人。使人

於此占考吉凶禍福。一畫爲陽。二畫爲陰。一畫爲

偶。遂爲八卦。又錯綜爲六十四卦。凡三百八十四

爲之象。象以釋其義。無非陰陽消長盛衰伸屈之理。聖人之所以學者。學此而已。把乾卦一卦看。如乾元亨利貞。人要做事。若占得乾卦。乾是純陽元者。大也。亨者。通也。其爲事必大通。然而雖說大亨。若所爲之事。不合正道。則亦不得其亨。故雖云大亨。而又利於正。卦內六爻。都是如此。如說潛龍勿用。是自家未當出作之時。須是韜晦。方始無咎。若於此而不能潛晦。必須有咎。又如上九云。亢龍有悔。若占得此爻。必須以亢滿爲戒。如這般處。最是易之大義。易之爲書。大抵於盛滿時致戒。蓋陽氣正長。必有消退之漸。自是理勢如此。又云。當極盛之時。便須慮其亢。如當堯之時。須交付與舜。若不尋得

箇舜便交付與他。則堯之後。天下事未可知。又云。康節所以見得透。看他說。多以盛滿爲戒。如云。飲酒愛微醺。不成使酪。酏。又云。康節多於消長之交看。又云。許多道理。本無不可知之數。惟是康節體得熟。只管體來體去。到得熟後。看是甚麼事理。無不洞見。賀孫

因學者問學易無大過章。曰。易只有陰陽兩字分奇偶。一畫是陽。兩畫是陰。從此錯綜。推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後來文王却就畫繫之以辭。看來易元初只是畫。又曰。天地只是十箇陰。一箇陽。把來錯綜。大抵陽則多吉。陰則多凶。吉爲舍凶爲惡。又看所處之位。遂爻看之。陽有時而凶。陰有時而吉。又曰。如他經。先因其事。方有其文。如書言堯舜禹成湯伊尹武王周公之事。因有許多事業。方說到那裏。若無那事。亦不

說到那裏。易則是箇空底物事。未有是事。預先說是理。故包括得盡許多道理。看人做甚事。皆據著也。又曰。易無思也。無爲也。易是箇無情底物事。故寂然不動。占之者。吉凶善惡。隨事著見。乃感而遂通。又云。易中多言正。如利正。正吉。利永正之類。皆是要人守正。又云。易如占得一爻。須是反觀諸身。果盡得那道理否。如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須看自家。能直。能方。能大。方能不習無不利。凡皆類此。又曰。所謂大過。如當潛而不潛。當見而不見。當飛而不飛。皆是過。又曰。乾之一卦。純乎陽。固是好。如元亨利貞。蓋大亨之中。又須知利在正。非正則過矣。又曰。如坤之初六。須知履霜有堅冰之漸。要人恐懼修省。不知恐懼修省。便是過。易大槩欲人恐懼修省。又曰。文王繫辭。本只是與人告底書。至孔子作十翼。方說君子

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又曰。夫子讀易與常人不同。是他胸中洞見陰陽剛柔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理。其贊易。卽就胸中寫出這簡理。植

問學易無大過。聖人何以有過。曰。只是聖人不自足之意。聖人此般話也。知道者三我無能。聖仁吾豈敢。不是聖人能如此。更誰能如此。程子謂學易者無大過。文勢不然。此章五十字。誤然。章之大旨。在無大過不在五十上。序

問五十以學易章。先生舉史記云。是時孔子年老。已及七十。欲贊易。故發此語。若作五十以學易。全無意思。問孔子少年不學易。到老方學易乎。曰。作彖象文言。以爲十翼。不是方讀易也。問伊川以八索爲過處。如何。曰。某不敢如此說。寓

問伊川前一說。則大過在八索之類。後一說。則大過在弟子之學易者。俱未有定據。曰。史記加作假。古本五十作卒字。加假聲相近。五十與卒字相似而併誤也。此孔子繫易之時。自謂假我數年。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者。爲此自謙之辭。以教學者。濳以見易之道無窮也。謨

子所雅言章

問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曰。古之爲儒者。只是習詩書禮樂。言執禮。則樂在其中。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只這詩書大而天道之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折。無不在其中。禮則節文法度。聖人教人。亦只是許多事。備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未常及易。夫子常所教人。只是如此。今人便先爲一種玄妙之說。德明

伊川云。夫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者。

則在默而識之。不知性與天道。便於詩書執禮中求之乎。曰。語意不如此。觀子貢說夫子之言性與天道。自是有說時節。但亦罕言之。恭父云。觀子貢此處。固足以見子貢方聞性天道之妙。又如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這是大段警悟他處。曰。這般處是大段分曉。又云。若實能默而識之。則於詩書執禮上。自見得性與天道。若不實能默識得。雖聖人便說出也。曉不得。賀孫問執禮執字。恐當時自以執字目其禮。非夫子方爲是言。曰。詩書只是口說得底。惟禮要當執守。故孔子常說教人執禮。故云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不是當時自有此名。賀孫集注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章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聖人不是有所因爲甚事了。如此。只是意思有所憤發。便至於忘食。樂便至於忘憂。至於不知老之將至。聖人不肯半上落下。直是做到底。雖是聖人。若自貶下之辭。其實超詣。却非聖人做不得。憤是感之極。淡。樂是樂之極。至。聖人不是胡亂說。是他真箇有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次日再問。曰。如今不必說是爲甚發憤。或是有所感。只理會他忘食忘憂。發憤便至於忘食。樂便至於忘憂。便與聞韶不知肉味之意相似。帶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泛說若是謙辭。然聖人之爲人。自有不可及處。直要做到底。不做箇半間不界底人。非是有所困。真箇或有所感。發憤而至於忘食。所樂之至而忘憂。蓋有不知其然而不自知其老之將至也。又如好古敏以求之。自是謙辭。學不厭。教不倦。亦是謙辭。當時如公西

華子貢自能窺測聖人不可及處。蓋聖人處已之謙若平易。而其所以不可及者。亦在其中矣。觀聖人若其慢。只是你趕他不上。人傑。雷錄云子貢公西華亦自看得破。

問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曰。聖人全體極至。沒那不間不界底事。發憤便忘食。樂便忘憂。直恁地極至。大槩聖人做事。如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直是恁地。熹

問發憤忘食。未知聖人發憤是如何。曰。要知他發憤也不得。只是聖人做事。超越衆人。便做到極處。發憤便忘食。樂便忘憂。若他人發憤。未必能忘食。樂處未必能忘憂。聖人直是脫洒。私欲自是惹不著。這兩句。雖無甚利害。細看來。見得聖人超出乎萬物之表。備

因說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曰。觀天地之運。晝夜寒暑。無須臾停。聖人爲學。亦是從生至死。只是如此。無止法也。備

爲學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甚麼樣精神。甚麼樣骨力。因說胡季隨。學業

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與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二章。固不出乎略無人欲。渾然天理之意。要各隨其頭面。看他意思如何。譬之皆金也。做盞時是一樣。做釵時是一樣。須是隨其意思。見得分明。方好。不然。亦只鵬突而已。發憤忘食。是發憤便能忘食。樂以忘憂。是樂便能忘憂。更無些小係累。無所不用其極。從這頭便點到那頭。但見義理之無窮。不知身世之可憂。歲月之有變也。衆人縱如何發憤。也有些無緊要心在。雖如何樂。終有些係累在乎中。不怨天。不尤人。樂天安土。安於所遇。無一毫

之私意。下學上達。是天人事理。洞然透徹。無一毫之間隔。聖人所謂上達。只是一舉便都在此。非待下學後旋上達也。聖人便是天。人則不能如天。惟天無人。許多病敗。故獨能知之。天非真有知識能知。但聖人有此理。天亦有此理。故其妙處。獨與之契合。釋氏亦云。惟佛與佛。乃能知之。正此意也。伯羽

對葉公之問。見其事皆造極。脫然無所係累。但見義理無窮。不知歲月之有改。莫我知之歎。見其樂天安土。無入而不自得。天人專理。洞然無毫髮之間。苟有一毫之私。則無以窺此境之妙。故曰。知我者其天乎。道夫

學者做得事。不是須是悔。悔了便不要做。始得。若悔了。第二番又做。是自不能立志。又干別人甚事。因問集注有未得則發憤忘食之說。曰。聖人未必有未得之事。且如此說。若聖人便有這般事。是他便發憤做將去。學者當悔時。須是學聖人始得。豈可白道我不似聖人。便休却。明作。集注。

叔器問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何以便見全體至極。有非聖人不能及者。曰。這樣處也難說。可以意曉。但是見得聖人事事透徹。事事做到。那極致處。叔器問看聖賢說話也。須先識聖人是甚麼樣人。賢人是甚麼樣人。方見得他說得淺深。曰。夫子說聖人。君子。善人。有恒等級甚分明。要見等級。只是孟子六謂之說。如可欲之謂善。便是那善人。如充實之謂美等。便皆是那賢人事。如大而化之以上。方是聖人事。義剛

問橫渠仲尼憤一發而至於聖之說。曰。聖人緊要處。自生知了。其積學者。却只是零碎事。如制度文為之類。其本領不在是。若張子之說。是聖人全靠學也。大抵如所謂我非生而知之。

好古敏以求之。皆是移向下一等說。以教人。亦是聖人看得地步。實濶。自視猶有未十全滿足處。所以其言如此。非全無事實。而但爲此詞也。必大。集義。

發憤忘食章。東坡云。實言則不讓。貶言則非實。故常略言之。而天下之美。莫能加焉。此說非不好。但如此。則是聖人已先計較。方爲此說。似非聖人之意。聖人言語。雖是平易。高深之理。即便在這裏。學者就中庸處看。便見得高明處。夔孫。

我非生而知之者章

問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聖人之敏求。固止於禮樂名數。然其義理之精熟。亦敏求之乎。曰。不然。聖人於義理。合下便恁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敏求則多能之事耳。其義禮完具。禮樂等事。便不學也。自有一副當。但力可及。故亦學之。若孟子於此等。也有學得底。也有不會學得底。然亦自有一副當。但不似聖人學來尤密耳。仲思問何以言之。曰。如班爵祿井田喪禮之類。只是說得大槩。然亦是去古遠無可考處。但他大綱止。制度雖有不備處。亦不妨。伯羽。

好古敏以求之。聖人是生知而學者。然其所謂學。豈若常人之學也。聞一知十。不足以盡之。義剛。

子不語怪力亂神章

問子不語怪力亂神。集注言鬼神之理。難明易惑。而實不外乎人事。鬼神之理在人事中。如何見得。曰。鬼神只是二氣之屈伸往來。就人事中言之。如福善禍淫。便可以見鬼神道理。論語中。聖人不會說此。寓問如動靜語默。亦是此理否。曰。固是。聖人全不會說這話與人。這處無形無影。亦自難說。所謂敬

鬼神而遠之。只恁地說。

集注舊文。寓。

三人行章

聖人之學。異夫常人之學。才略舉其端。這裏便無不昭徹。然畢竟是學。人若以自修爲心。則舉天下萬物。凡有感乎前者。無非足以發吾義理之正。善者固可師。不善者這裏便恐懼修省。恐落在裏面去。是皆吾師也。夔孫

天生德於予章

讀天生德於予一章。曰。纔做聖人。自反無愧說時。便小了聖人。須知道天生德於聖人。桓魋如何害得。故必其不能違天害已也。時舉

恭父問。必不能違天害已。不知當時聖人見其事勢不可害已。還以理度其不能害耶。曰。若以勢論。則害聖人甚易。唯聖人

自知其理有終不能害者。

賀孫

問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既如此說了。却又微服而過宋者。乃是天理人事之交盡否。曰。然。所謂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若知命者。便立乎巖墻之下也。何害。却又不立而今所謂知命者。只是捨命。壽

魏問謝氏云。聖人不敢必其不我害也。使其能爲我害。亦天也。是如何。曰。這說是聖人必其不能害已。如匡人其如予何。皆是斷然害聖人不得。聖人說出自恁地直截。如說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這是未定之辭。如孟子說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遇不遇看天如何。亦是未定之辭。賀孫

二三子以我爲隱乎章

子舍說吾無隱乎爾。此在弟子自見得如何。如顏子只見得所立卓爾。冉子自見得力不足中道而廢。聖人以學者不能自去用力。故以此警之。曰要緊意思都在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處。須去仔細認聖人無不與二三子處。在那裏。時舉錄云。人如何是無行。凡日用飲食居處之間。認得聖人是如何。自不與二三子處。家今當如何。或問鄉黨所得。亦足以見聖人之動靜。曰與上大夫言閭閻如也之類。這亦可見。但夫子所以與二三子。又不止此。須是實認得意思是如何。賀孫

夫子嘗言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而言性與天道則不可得而聞。想是不曾得聞者。疑其有隱。不知夫子之坐作語默。無不是這箇道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聖人雖教人。洒掃應對。這道理也在裏面。義剛

問伊川言聖人教人常俯就。若是掠下一著教人。是聖人有隱乎爾。何也。曰道有大小精粗。大者精者固道也。小者粗者亦道也。觀中庸言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言道之大處。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言道之小處。聖人教人就其小者近者教人。便是俯就。然所謂大者精者。亦只在此。初無二致。要在學者下學上達。自見得耳。在我則初無所隱也。錄

子以四教章

教人之道。自外約入向裏去。故先文後行。而忠信者。又立行之方也。漢

子舍說文行忠信。恐是教人之序。當先博以文。使之躬行。方教之忠信。曰此是表裏互說在這裏。不是當學文修行時。不教

之存忠信。在教人當從外說入。又云。學者初來。須是先與他講說。不然是行箇甚麼。忠是甚物事。信是甚物事。到得爲忠爲信時。自是說不得。若平日講說到忠信。且只是文。到得盡此忠信二節。全在學者自去做。如講說如何是孝。如何是弟。這都只是文。去行其所謂孝。所謂弟。方始是實事。賀孫文行忠信。如說事親是如此。事兄是如此。雖是行之事。也只是說話在。須是自家體此而行之。方是行。蘊之於心。無一毫不實處。方是忠信。可傳者只是這文。若行忠信。乃是在人自用。始得。雖然。若不理會得這箇道理。不知是行箇甚麼。忠信箇甚麼。所以文爲先。如入孝出弟。謹信。汎愛親仁。非謂以前不可讀書。以前亦教他讀書。理會許多道理。但必盡得這箇恰好讀書。又曰。到這裏却好讀書。

讀子以四教。而其初須是講學。講學既明。而後修於行。所行雖善。然更須反之於心。無一毫不實處。乃是忠信。時舉

文行忠信。教不以文無由入。說與事理之類。便是文。小學六藝。皆文也。

子以四教。且如小學。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教之男唯女俞。是先教他做箇伎倆。這都是文底事。而後教他識義理。夔孫

問文行忠信。恐是博文約禮之意。曰。然。忠信只是約禮之實。壽問行是就身上說。忠信是就心上說否。曰。是。義剛

問文行爲先。忠信爲次之說。如何。曰。世上也自有初。問難曉底人。便把忠信與說。又教如何理會也。須且教讀書。漸漸壓伏。這箇身心教定。方可與說。問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如何。曰。讀書最不要如此比並。如上說。怕人卒急難理會。須先將文

開發他。如詩書禮樂射御書數。都是文。這自是說務本意不
同。賀孫

先生因或者講子以四教。問何以有四者之序。或者既對。先生
曰。文便是窮理。豈可不見之於行。然既行矣。又恐行之有未
誠實。故又教之以忠信也。所以伊川言以忠信爲本。蓋非忠
信。則所行不成故耳。因問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何也。曰。彼將
教子弟而使之知大槩也。此則教學者深切用工也。問然則
彼正合小學之事歟。曰。然。壯祖

或問此章是先文而後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先行而後文。
何以不同。曰。文行忠信。是從外做向內。則以學文。是從內做
向外。聖人言此類者。多要人逐處自識得。銖因問中庸末章
白衣錦說。至無聲無臭。是從外做向內。首章自天命之性說

至萬物育。是從內做向外。曰。不特此也。惟天下聰明睿知。說
至溥博淵泉。是從內說向外。惟天下至誠。經綸天下之大經。
至肫肫其仁。聰明聖智達天德。是從外說向內。聖人發明內
外本末。小大巨細。無不周徧。學者當隨事用力也。銖

聖人也。只是這箇道理。但是他理會得爛熟後。似較聖樣。其實
只是這道理。君子是事事做得去。所謂君子不器。善人則又
不及君子。只是知得有善有惡。肯爲善而不肯爲惡耳。有常
者。又不及善人。只是較依本分。議剛

問善人是資質大故粹美。其心常在於善道。所以自不至於有
惡。有常者。則是箇確實底人否。曰。是有常底。也不到事事做
得是。只是有志於善而不肯爲惡耳。善人則從來恁地好事。

事依本分。但人多等級。善人雖是資質好。雖是無惡。然不踐迹。亦不入於室。緣不甚曉得道理。不可以到聖人。只是恁地便住了。義剛

善人是資質自好底人。要做好事而自然無惡者也。有恒則只是把捉得定。又未到善人自然好處在。善人正如上文所謂聖人。有恒正如所謂君子。然而善人有恒者。皆未知學問者也。備

問善人有恒者之別。曰。善人已無惡。但不入道。有恒者惟守恒分而已。論語中此等皆汎問。非切於日用之急者。此等皆置之後面。前面自有緊切處。若緊切處通。餘處自理會得。賀孫

竇問善人有恒一章。有恒者之去聖人。高下固懸純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人者。天下事大槩既有恒。方做得

成。嘗觀分水嶺之水。其初甚微。行一兩日。流漸大。至到建陽。遂成大溪。看來爲學。亦是有恒。方可至於聖人。曰。最是古人斷機。譬喻最切。緣是斷時易。接時難。一斷了。便不可接。泳

吳伯英解亡而爲有章。曰。正謂此皆虛夸之事。不可以久。是以不能常。非謂此便是無常也。莊祖

問亡而爲有等。與難乎有恒矣。不相似。曰。蓋如此則不實矣。只是外面虛張做。安能有常乎。寓

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此是說無恒以前事。若是以亡爲有。以虛爲盈。以約爲泰。則不能常。謂如我窮約。却欲作富底舉止。縱然時暫做得。將來無時。又做不得。如此便是無常。亡對有而言。是全無。虛是有但少。約是就用度上說。義剛

問難乎有恒矣。曰。這不是說他無常。只是這人恁地有頭無尾。

了。是難乎有常矣。是不會有常。卓錄云此等人不言此三病。可謂有常之人矣。

皆受於無常之前。又曰。如說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

吾何以觀之哉。不是不去觀他。又不是不足觀。只為他根源

都不是了。更把甚麼去觀他。重在以字上。又云。將甚底物事

去看他。居上寬。為禮敬。臨喪哀。就裏面方可看他箇淡淡過

不及。卓錄云如有其寬有其敬有其哀時。即觀其淡淡當否。如何。今既無此。則吾復以何者而觀之。言更不可觀之。

矣。他都無這箇了。更將何以觀之。如考試一般。若文字平平

尚可就中看好惡。若文理紕繆。更將甚麼去考得。論語如此

處多。今人都只粗淺滾說過也。自說得。只是聖人本意不如

此。只是看得熟了。小間自分別得出。賀孫。卓錄少異。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

楊問不知而作。作是述作。或只是凡所作事。曰。只是作事。又問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不知可以作多聞而識

之。多見擇其善者而從之。得否。曰。聞見大略爭不多。較所聞

畢竟多聞。須別識善惡而從。見則見得此為是。彼為非。則當

識之。他日行去不差也。寓

或問此章之義。曰。聞是聞前言往行。見是見目今所為。聞之須

要擇其善者而從之。必有得於已。不是聞詳見略。亦不是聞

淺見淡。不須如此分聞見字。蓋卿

問多聞多見之別。曰。聞是都聞得好說話了。從之是又擇其尤

善者而從之。見只是汎汎見得。雖未必便都從他。然也著記

他終始首尾得失。蓋卿

多聞已聞得好話了。故從中又揀擇。多見只是平日見底事。都

且記放這裏。蓋卿

多見而識之見又較切實。

多見姑且識之。如沒要緊底語言文字。謾與他識在。不識也沒

要緊。要緊却在多聞擇善而從之。如今人却只要多識。却無

擇善一著。賀孫因坐客雜記而言

讀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章。云聞見亦是互相發明。此下見干

舉

問多聞。曰。聞只是聞人說底。已亦未理會得。問知有聞見之知

否。曰。知只是一樣知。但有真不真爭這些子。不是後來又別

有一項知。所知亦只是這箇事。如君止於仁。臣止於敬之類。

人都知得此。只後來便是真知。淳

問擇善而從之。是已知否。曰。未擇時則未辨善惡。擇了則善惡

別矣。譬如一般物好惡來雜在此。須是擇出那好底。擇去那

惡底。擇來擇去。則自見得好惡矣。諫

知之次也。知以心言。得於聞見者次之。諫

問多聞多見不同如何。曰。聞是耳聞。見是目見。問多聞擇其善

者而從之。多見如何不擇。呂氏說聞愈於見。從愈於識。知愈

於從。如何。曰。多聞便有所當行。故擇而行之。多見雖切。然未

必當行。姑識在。賀孫

仁遠乎哉章

人之為學也是難。若不從文字上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手處。

若是字字而求。句句而論。而不於身心上著切體認。則又無

所益。且如說我欲仁。斯仁至矣。何故孔門許多弟子。聖人竟

不會以仁許之。雖以顏子之賢。而尚或違於三月之後。而聖

人乃曰。我欲斯至。蓋亦於日用體驗。我若欲仁。其心如何。仁

之至其意又如何又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蓋亦每事省察。何者爲禮。何者爲非禮。而吾又何以能勿視勿聽。若每日如此讀書。庶幾看得道理自我心而得。不爲徒言也。壯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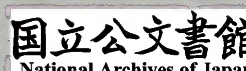
或問我欲仁斯仁至矣。曰。凡人讀書。只去究一兩字。學所以不進。若要除却這箇道理。又空讀書。須把自身來體取。做得去。

方是無疑。若做不去。須要講論。且如欲仁斯仁至。如何恁地易。至於顏子三月不違仁。又如何。其餘更不及此。又怎生得恁地難。論語似此有三四處。讀論語。須是恁地看。方得。銖

吳伯英講我欲仁斯仁至矣。因引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以證之。且曰。如先生固嘗注曰。仁本固有。欲之則至。志之所至。氣亦至焉。先生曰。固是。但是解一日用力而引此言。則是說進數步。今公言欲仁仁至而引前言。則是放退數步地也。以此觀先生說經。大率如此。

因正淳說我欲仁斯仁至矣。曰。今人非不知利祿之不可求。求之必不可得。及至得底。皆是非用力所至。然而有至終身求之而不止者。如何得人皆欲仁。所以後來聖賢不出。盡是庸凡。便是無肯欲仁者。如何得箇道理使人皆好仁。所以孔子謂吾未見好仁者。所謂好德如好色。須是真箇好德如好色。時方可。如今須是自於這裏著意思量。道如何不欲仁。却欲利祿。如何不好德。却只好色。於此猛省。恐有箇道理。管

問我欲仁。曰。才欲便是仁在這裏。胡子知言上。或問放心如何。求胡子說一大段。某說都不消恁地。如孟子以雞犬知求爲喻。固是。但雞犬有時出去。被人打殺煮喫了。也求不得。又其求時。也須遣人去求。這箇心。則所係至大。而不可不求。求之



易得而又必得。蓋人心只是有箇出入。不出則入。出乎此則入乎彼。只是出去時。人都不知不覺。才覺得此心放。便是歸在這裏了。如戒慎恐懼。才恁地。便是心在這裏了。又問程子以心使心如何。曰。只是一箇心。被他說得來。却似有兩箇。子細看來。只是這一箇心。夔孫

陳司敗問昭公章

問昭公娶同姓之事。若天王舉法。則如何斷。曰。此非昭公故爲之也。當時吳盛強。中國無伯主。以齊景公。猶云旣不能令。又不受命。滄出而女於吳。若昭公亦是藉其勢。不得已之故。非貪其色而然也。天子舉法。則罪固不免。亦須原情。自有處置。見不曰孟姬而曰吳孟子。則昭公亦已自知其非矣。

子與人歌而善章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今世間人。與那人說話。那人正說得好。自家便從中截斷。如云。已自理會得。不消說之類。以此類看聖人。是其氣象。與人歌。且教他自歌一終了。方令再歌。而後和之。不於其初歌便和。恐混雜他。不盡其意。此見聖人與人爲善。賀孫

若不待其反而後和。則他有善。亦不得而知。今必使之反之。而後和之。便是聖人不掩人善處。義剛

集注說子與人歌。不掩人善。蓋他歌旣善。使他復歌。聖人未遽和。以攙雜之。如今人見人說得一話好。未待人了。便將話來攙他底。則是掩善。相

問伊川云。歌必全章。與割不正不食同意。如何。曰。是直候歌者徹章。然後再從頭和之。不是半中間便和。恐是此意。備

文莫猶吾人也章

文莫猶吾人也。莫是疑辭。猶今人云。莫是如此否。言文則吾與人一般。如云聽訟吾猶人也。若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與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之意同。護

若聖與仁章

夫子固多謙辭。到得說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公西華便識得。所以有正唯弟子不能學也之說。便說道聖人有不讓處。泳其他人為之誨人。不能無厭倦時。惟聖人則不厭不倦。正唯弟子不能學也。言正是弟子不能學處。這若不是公西華親曾去做來。親見是恁地。如何解恁地說。義剛為之不厭。誨人不倦。他也不會說是仁聖。但為之畢竟是為箇甚麼。誨人畢竟是以甚麼物事誨人。這便知得是為之是為仁聖之道。誨之是以仁聖之道。誨人。義剛仁之與聖。所以異者。大而化之之謂聖。若大而未化之。只可謂之仁。此其所以異。明作

子疾病章

讀此章曰。在臣子則可。在我則不可。聖人也知有此理。故但言我不用禱。而亦不責子路之非也。時舉

子路請禱。子曰有諸。要知子路所以請禱之意是如何。審一番看他意思著落。再說來。却轉動不得。方好說與他。或問有禱之理否。曰。子路說禱爾於上下神祇。便是有此理。子路若要禱。但在我不用禱耳。人或問子路請禱處。曰。子路若不當請。聖人何不直拒之。乃問有諸何也。立之對云。聖人不直拒子路。故必問之。而後以為無

所事禱。曰不然。蓋夫子疑子路禱之非正。故以有諸叩之。及子路舉誅。聖人知非淫祀。乃云我無所事禱。時舉子路請禱。子曰有諸。聖人不直截截他。待子路說了。然後從容和緩答他。今人才到請禱處。便截了。聖人皆不如此。必使反之而後和之。亦然。蓋來叩禱。亦不直截截他。待子路說了。然後從容和緩答他。今人才到請禱處。便截了。聖人皆不如此。必使反之而後和之。亦然。病而禱。古亦有此理。但子路不當請之於夫子。其曰丘之禱久矣。注云。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是也。伊川云。無過可悔。無善可遷。此是解素行合於神明一句。謨叔器問子路請禱。注下是兩箇意思。模樣曰是。但士喪禮那意。却只是箇小意思。良久云。聖人便是仔細。若其他人。便須叫喚罵詈。聖人却問有諸。待他更說。却云是禱久矣。這如與人而善必反之而後和之樣。却不是他心裏要恁仔細。聖人

自是恁地仔細。不恁地失枝落節。大步跳過去說。義剛

問疾病而禱。古人固行之矣。然自典禮之亡。世既莫知所當致禱之所。緇黃巫覡。始以其說誣民惑衆。而淫祀日繁。今欲一切屏絕。則於君父之疾。無所用力之際。不一致禱。在臣子之心。必有慊然不足者。欲姑隨世俗而勉焉為之。然吾心既不以為然。亦必不能於此自致其誠。况於以所賤事君親歟。然則如之何而可。曰。今自是無所可禱。如儀禮五祀。今人尋常皆不會祀。又尋常動是越祭。於小小神物。必以為祭之無益。某向為郡禱旱時。如舊例醮祭之類。皆嘗至誠為之。但才見張夫師。心下便不信了。必大或問奢則不孫。章曰。奢則不孫。他自是不戢歛也。公且看奢

底人意思。儉底人意思。那奢底人便有驕敖底意思。須必至於過度。僭上而後已。然却又是一節在。書

問奢非止謂僭禮犯上之事。只是有夸張侈大之意。便是否。曰是。義剛

君子坦蕩蕩。只是意誠心廣體胖耳。

子溫而厲章。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須看厲便自有威底意思。不猛便自有溫底意思。大抵曰溫曰威曰恭三字是主。曰厲曰不猛曰安是帶說。上下二句易理會。諸公且看聖人威底氣象。是如何。久之云。聖人德盛自然尊嚴。又云。謝氏以此說夷惠過處。頗是。賀孫

叔器說子溫而厲章曰。此雖是說聖人之德容。自然如此。然學者也當如此。舉偏而補弊。蓋自舜之命夔已如此。而臯陶陳九德亦然。不可不知。義剛

問子溫而厲一章。是總言聖人容貌。鄉黨是逐事上說否。曰然。此是就大體上看聖人。熹

問張子云。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曰。恭而安如何學得成。安便不恭。恭便不安。這箇使力不得。是聖人養成底事。顏子若是延得幾年。便是聖人。不是到此更用著力。只是養底工夫了。顏子工夫至到。只是少養。如煉丹火氣已足。更不添火。只以暖氣養教成就耳。明作

魏問橫渠言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莫是如伊川說。若不知得。只是覷却堯學他行事。

無堯許多聰明睿智。怎生得似他動容周旋中禮。曰。也是如此。更有多少病在。良久曰。人便是被氣質局定。變得些子了。又更有些子。變得些子了。又更有些子。又云。聖人發憤便忘食。樂便忘憂。直是一刀兩段。千了百當。聖人固不在說。但顏子得聖人說一句。直是傾腸倒肚便都了。更無許多廉纖纏擾。絲來線去。問橫渠只是硬把捉。故不安否。曰。他只是學箇恭。自驗見不會熟。不是學箇安。賀孫

朱子語類卷三十四

朱子語類卷第三十五

論語十七

泰伯篇

泰伯其可謂至德章

泰伯得稱至德。為人所不能為。可學

問泰伯可謂至德。曰。這是於民無得而稱焉處見。人都不去看這一句。如此。則夫子只說至德一句便了。何必更下此六箇字。公更仔細去看這一句。煞有_三意思。義剛言夫子稱泰伯以_三至德。稱文王亦以至德。稱武王則曰未盡善。若以文王比武王。則文王為至德。若以泰伯比文王。則泰伯為至德。文王二分天下有其二。比泰伯已是不得全這一心了。曰。是如此。義剛又言泰伯若居武王時。牧野之師也。自不容已。蓋天命人

心。倒這裏無轉側處了。曰。却怕泰伯不肯恁地做。聖人之制行不同。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雖是說他心只是一般。然也有做得不同處。范益之問文王如何。曰。似文王也。自不肯恁地做了。縱使文王做時。也須做得較詳緩。武王做得大故粗暴。當時紂既投火了。武王又却親自去。斫他頭來梟起。若文王恐不肯恁地。這也難說。武王當時做得也有未盡處。所以東坡說他不是聖人。雖說得太過。然畢竟是有未盡處。義剛曰。武王既殺了紂。有微子賢可立。何不立之。而必自立。何也。先生不答。但蹙眉。再言這事也難說。義剛

陳仲亨說至德。引義剛前所論者為疑。曰。也不是不做這事。但他做得較雍容和緩。不似武王樣暴。泰伯則是不做底。若是泰伯當紂時。他也只是為諸侯。太王剪商。自是他周人恁地說。若無此事。他豈肯自誣其祖。左氏分明說泰伯不從。不知不從甚麼事。東坡言三分天下有其二。文王只是不管他。此說也好。但文王不是無思量。觀他戮黎伐崇之類時。也顯然是在經營。又曰。公劉時得一上做得盛。到太王被狄人苦楚時。又衰了。太王又旋來那岐山下做起家計。但岐山下。却亦是商經理不到處。亦是空地。當時邠也只是一片荒涼之地。所以他去那裏輯理起來。義剛

問泰伯之讓。知文王將有天下而讓之乎。抑知太王欲傳之季歷而讓之乎。曰。泰伯之意。却不是如此。只見太王有剪商之志。自是不合他意。且度見自家做不得此事。便掉了去。左傳謂泰伯不從。是以不嗣。不從。即是不從太王剪商事耳。泰伯既去。其勢只傳之季歷。而季歷傳之文王。泰伯初來思量。正

是相反。至周得天下。又都是相成就處。看周內有泰伯虞仲。外有伯夷叔齊。皆是一般所見。不欲去圖商。案

問泰伯知太王有取天下之志。而王季又有聖子。故讓去。曰泰伯惟是不要太王有天下。或問太王有剪商之志。果如此否。曰詩裏分明說實始剪商。又問恐詩是推本得天下之由。如此。曰若推本說。不應下實始剪商。看左氏云。泰伯不從。是以不嗣。這甚分明。這事也難說。他無所據。只是將孔子稱泰伯可謂至德也。已矣。是與稱文王一般。泰伯文王。伯夷叔齊。是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底道理。太王湯武。是弔民伐罪。為天下除殘賊。底道理。常也是道理合如此。變也是道理合如此。其實只是一般。又問堯之讓舜。禹之傳子。湯放桀。武王伐紂。周公誅管蔡。何故聖人所遇都如此。先生笑曰。

後世將聖人做模範。却都如此差異。信如公問。然所遇之變如此。到聖人處之。皆恁地。所以為聖人。故曰遭變事而不失其常。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公且就平平正正處看。賀孫

吳伯英問泰伯知太王欲傳位季歷。故斷髮文身。逃之荊蠻。示不復用。固足以遂其所志。其如父子之情何。曰。到此却顧恤不得。父子君臣一也。太王見商政日衰。知其不久。是以有剪商之意。亦至公之心也。至於泰伯。則惟知君臣之義。截然不可犯也。是以不從。二者各行其心之所安。聖人未常說一邊不是。亦可見矣。或曰。斷髮文身。乃仲雍也。泰伯則端委以治矣。然吳之子孫。皆仲雍之後。泰伯蓋無後也。莊祖

問泰伯事。曰。這事便是難。若論有德者興。無德者亡。則天命已

去。人心已離。便當有革命之事。畢竟人之大倫。聖人且要守得這箇。看聖人反覆歎咏泰伯及文王事。而於武又曰未盡善。皆是微意。夔孫

因說泰伯讓曰。今人纔有些子讓。便惟恐人之不知。

伯豐問集注云。太王因有剪商之志。恐魯頌之說。只是推本之辭。今遂據以爲說。可否。曰。詩中分明如此說。又問如此。則太王爲有心於圖商也。曰。此是難說。書亦云。太王肇基王迹。又問太王方爲狄人所侵。不得已而遷岐。當時國勢甚弱。如何便有意於取天下。曰。觀其初遷底規模。便自不同。規模才立。便張大。如文王伐崇。伐密。氣象亦可見。然文王猶服事商。所以爲至德。集注

泰伯章所引其心。卽夷齊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不是說遜國事。自是說夷齊諫武王。不信便休。無甚利害。若泰伯不從剪商之志。却是一家內事。與諫武王不同。所以謂之難處。非說遜國事也。集注說亦未分曉耳。明作

泰伯之心。卽伯夷叩馬之心。大王之心。卽武王孟津之心。二者道並行而不相悖。然聖人稱泰伯爲至德。謂武爲未盡善。亦自有抑揚。蓋泰伯夷齊之事。天地之常經。而太王武王之事。古今之通義。但其間不無些子高下。若如蘇氏用三五百字罵武王非聖人。則非矣。於此二者中。須見得道並行而不悖處。乃善。因問泰伯與夷齊心同。而謂事之難處有甚焉者。何也。曰。夷齊處君臣間。道不合則去。泰伯處父子之際。又不可露形迹。只得不分不明。且去。某書謂太王有疾。泰伯採藥不返。疑此時去也。殊

問泰伯讓天下。與伯夷叔齊讓國。其事相類。何故夫子一許其得仁。一許其至德。二者豈有優劣耶。曰。亦不必如此。泰伯初未嘗無仁。夷齊初未嘗無德。壯祖

問三以天下讓。程言不立。一也。逃之。二也。文身。三也。不知是否。曰。據前輩說。亦難考他。當時或有此三節。亦未可知。但古人辭必至再三。想此只是固讓。寓集注

恭而無禮章

禮只是理。只是看合當恁地。若不合恭後。却必要去恭。則必勞。若合當謹後。謹則不憚。若合當勇後。勇則不亂。若不當直後。却須要直。如證羊之類。便是絞。義剛

問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蓋人皆有此仁義之心。篤於親。是仁之所發。故我篤於親。則民興仁。篤故舊。是義之發。故不遺故舊。

則民興義。是如此否。曰。看不偷字。則又似仁。大槩皆是厚底意思。不遺故舊。固是厚。這不偷也是厚。却難把做義說。義剛

問君子篤於親。與恭謹勇直處。意自別。橫渠說如何。曰。橫渠這說。且與存在。某未敢決以為定。若做一章說。就橫渠說得似好。他就大處理會。便知得品節如此。問橫渠說知所先後。先處是篤於親。與故舊不遺。曰。然。問他却將恭慎等處。入在後段說。是如何。曰。就他說。人能篤於親。與不遺故舊。他大處自能篤厚如此。節文處。必不至大段有失。他合當恭而恭。必不至於勞。謹慎必不至於畏縮。勇直處。亦不至於失節。若不知先後。要做便做。更不問有六親眷屬。便是證父攘羊之事。寓集注

鄭齊卿問集注舉橫渠說之意。曰。他要合下面意。所以如此說。

蓋有禮與篤親不遺故舊在先。則不憊不勞不亂不絞與興仁不偷之效在後耳。要之合分爲二章。又問直而無禮則絞。曰。絞如繩兩頭絞得緊。都不寬舒。則有證父攘羊之事矣。木張子之說謂先且篤於親不遺故舊。此其大者。則恭慎勇直。不至難用力。此說固好。但不若吳氏分作兩邊說爲是。明作問橫渠知所先後之說。其有所節文之謂否。曰。橫渠意是如此。篤於親不遺故舊。是當先者。恭慎之類。却是後。必大

會子有疾謂門弟子章

正卿問會子啓手足章。曰。會子奉持遺體。無時不戒謹恐懼。直至啓手足之時。方得自免。這箇身已直是頃刻不可不戒謹。恐懼。如所謂孝。非止是尋常奉事而已。當念慮之微。有毫髮差錯。便是悖理傷道。便是不孝。只看一日之間。內而思慮。外而應接事物。是多多少少。這箇心略不點檢。便差失了。看世間是多少事。至危者無如人之心。所以會子常常恁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賀孫

問會子戰兢兢。曰。此只是戒謹恐懼。常恐失之。君子未死之前。此心常恐係不得。便見得人心至危。且說世間甚物事似人心危。且如一日之間。內而思慮。外而應接。千變萬化。劄眼中便走失了。劄眼中便有千里萬里之遠。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只理會這箇道理分曉。自不危。惟精惟一。便是守在這裏。允執厥中。便是行將去。恪

會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乃敬之法。此心不存。則常昏矣。今人有昏睡者。遇身有痛痒。則蹶然而醒。蓋心所不能已。則自不至於忘。中庸戒謹恐懼。皆敬之意。洽

時舉讀問目曰。依舊有過高傷巧之病。切須放令平實。曾子起手足。是如此說。固好。但就他保身上面看。自極有_時意思也。_舉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章。

問正顏色。斯近信矣。此其形見於顏色者。如此之正。則其中之。不妄可知。亦可謂信實矣。而只曰近信。何故。曰。聖賢說話也。寬也。怕有未便恁地底。義剛

問正顏色。斯近信。如何是近於信。曰。近是其中有這信。與行處。不違背。多有人見於顏色自恁地。而中却不恁地者。如色厲。而內荏。色取仁而行違。皆是外面有許多模樣。所存却不然。便與信遠了。只將不好底對看便見。寓

出辭氣。斯遠鄙倍。是修辭立其誠意思。賀孫

出辭氣。人人如此。工夫却在下面。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人人皆然。工夫却在勿字上。泳

毅父問遠暴慢章。曰。此章暴慢鄙倍等字。須要與他看。暴是粗厲。慢是放肆。蓋人之容貌。少得和平。不暴則慢。暴是剛者之過。慢是寬柔者之過。鄙是凡淺。倍是背理。今人之議論。有見得雖無甚差錯。只是淺近者。此是鄙。又有說得甚高。而實背於理者。此是倍。不可不辨也。時舉

仲蔚說動容貌章。曰。暴慢底是大故粗。斯近信矣。這須是裏面正後。顏色自恁地。正方是近信。若是色取仁而行違。則不是信了。倍只是倍於理。出辭氣時。須要看得道理如何。後方出。則不倍於理。問三者也。似只一般樣。曰。是各就那事上說。又問要恁地。不知如何做工夫。曰。只是自去持守。池錄作只是隨事去持守

剛。義。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一章是成就處。升卿以下總論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此三句說得太快。大槩是養成意思較多。

賜

陳寅伯問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曰。且只看那所貴二字。莫非道也。如籩豆之事亦是道。但非所貴。君子所貴。只在此三者。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斯字來得甚緊。動容貌便須遠暴慢。正顏色便須近信。出辭氣便須遠鄙倍。人之容貌。只有一箇暴慢。雖淺淡不同。暴慢則一。如人狼戾固是暴。稍不溫恭亦是暴。如人倨肆固是慢。稍或怠緩亦是慢。正顏色而不近信。却是色莊。信實也。正顏色便須近實。鄙便是說一樣卑底說話。倍是逆理。辭氣只有此二句。因曰。不易。孟敬子當時焉得如此好。或云。想曾子病亟。門人多在傍者。曰。恐是如此。因說看文字。須是熟後到自然脫落處。方是。某初看此。都安排不成。按得東頭西頭起。按得前面後面起。到熟後全不費力。要緊處却在那斯字矣。字這般閑字上。此一段。程門只有尹和靖看得出。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若熟後真箇使人說。今之學者只是不淡好後不得其味。只是不得其味後不淡好。文蔚

敬之問此章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是題目一句。下面要得動容貌。便能遠暴慢。要得正顏色。便近信。出辭氣便遠鄙倍。要此須是從前做工夫。植

問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曰。此言君子存養之至。然後能如此。一出辭氣。便自能遠鄙倍。一動容貌。便自能遠暴慢。正顏色。便自能近信。所以為貴。若學者則雖未能如此。當思所以如此。

然此亦只是說効驗若作工夫則在此句之外雅

楊問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若未至此如何用工曰只是就容貌

辭色之間用工更無別法但上面臨時可做下面臨時做不

得須是熟後能如此初間未熟時雖蜀本淳錄作須字是動容貌到

熟後自然遠暴慢雖是正顏色到熟後自然近信雖是出辭

氣到熟後自然遠鄙倍音出是從這裏出去三者是我身上

事要得如此邊豆雖是未亦道之所在不可不謹然此則有司之事我亦只理會身上事

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須要會理

如何得動容貌便會遠暴慢正顏色便會近信出辭氣便會

遠鄙倍須知得曾子如此說不是到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

時方自會恁地須知得工夫在未動容貌未正顏色未出辭

氣之前又云正顏色若要相似說合當著得箇遠虛偽矣動

出都說自然惟正字却似方整頓底意思蓋緣是正顏色亦

有假做恁地內實不然者若容貌之動辭氣之出却容偽不

得賀孫問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曰看來三者只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又問要之三者以涵養為主曰涵養便

是只這三者便是涵養地頭但動容貌遠暴慢便是不遠暴

慢便不是顏色近信便是不近信便不是蓋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或云須是工夫持久方能得如此否曰不

得人之資稟各不同資質好者纔知得便把得定不改變資

質遲慢者須大段著力做工夫方得因舉徐仲車從胡安定

學一日頭容少偏安定怒厲聲云頭容直徐因思不獨頭容

直心亦要直自此不敢有邪心又舉小南和尚偶靠倚而坐

其師見之。厲聲叱之曰。恁地無脊梁骨。小南聞之。聳然。自此終身不靠倚坐。這樣人都是資質美。所以一撥便轉。終身不爲。備

問所謂暴慢鄙倍。皆是指在我者言否。曰然。曰。所以動容貌而暴慢自遠者。工夫皆在先歟。曰。此只大綱言人合如此。固是要平日曾下工夫。然卽今亦須隨事省察。不令間斷。廣叔京來問所貴乎道者三。因云。正動出時。也要整齊。平時也要整齊。方云。乃是敬貫動靜。曰。恁頭底人言語。無不貫動靜者。方

或問遠與近意義如何。曰。曾子臨終。何嘗又安排下這字如此。但聖賢言語自如此耳。不須推尋不要緊處。

動容貌斯遠暴慢。是爲得人好。正顏色斯近信。是顏色實。出辭氣斯遠鄙倍。是出得言語是。動正出三字。皆是輕說過。君子所貴於此者。皆平日功夫所至。非臨事所能捏合。籩豆之事。雖亦莫非道之所在。然須先擇切已者爲之。如有關雉麟趾之意。便可行周官法度。又如盡得皇極之五事。便有庶徵之應。以籩豆之事告孟敬子。必其所爲。有以煩碎爲務者。謨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言道之所貴者有此三事。便對了道之所賤者。籩豆之事。非不是道。乃道之末耳。如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須是平日先有此等工夫。方如此効驗。動容貌斯遠暴慢矣。須只做一句讀。斯字只是自然意思。楊龜山解此一句。引曾子修容闔人避之事。却是他人恭慢。全說不著。人傑

問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至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曰。以道言之。則不可謂此爲道。彼爲非道。然而所貴在此。則所賤在彼矣。其

本在此。則其末在彼矣。人傑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乃是切於身者。若籩豆之事。特有司所職掌耳。今人於制度文爲。一一致察。未爲不是。然却於大體上欠闕。則是棄本而求末也。人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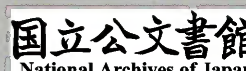
問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曰。學者觀此一段。須看他兩節。先看所貴乎道者是如何。這箇是所貴所重者。至於一籩一豆。皆是理。但這箇事自有人管。我且理會箇大者。且如今人講明制度名器。皆是當然。非不是學。但是於自己身上大處。却不曾理會。何貴於學。先生因言。近來學者多務高遠。不自近處著工夫。有對者曰。近來學者。誠有好高之弊。有問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又問明道如何是道。明道令於父子君臣兄弟上求。諸先生言如此。初不曾有高遠之說。曰。明道之說固如此。然父子兄弟君臣之間。各有一箇當然之理。是道也。謙之

義剛說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一章畢。因曰。道雖無所不在。而君子所重。則止此三事而已。這也見得窮理則不當有大小之分。行已則不能無緩急先後之序。先生曰。這樣處也難說。聖賢也只大槩說在這裏。而今說不可無先後之序。固是。但只揀得幾件去做。那小底都不照管。也不得。義剛因言。義剛便是也。疑以爲古人事事致謹。如所謂克勤小物。豈是盡視爲小。而不管曰。這但是說此三事爲最重耳。若是其他。也不是不管。只是說人於身上事都不照管。却只去理會那籩豆等小事。便不得。言這箇自有司在。但責之有司。便得。若全不理會。將見以籩爲豆。以豆爲籩。都無理會了。田子方謂魏文

侯曰。君明樂官。不明樂音。此說固好。但某思之。人君若不曉得那樂。却如何知得那人可任不可任。這也須曉得。方解去任那人。方不被他謾。如籩豆之類。若不曉。如何解任那有司。若籩裏盛有汁底物事。豆裏盛乾底物事。自是不得。也須著曉始得。但所重者。是上面三事耳。義剛

舜功問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曰。動容貌則能遠暴慢。正顏色則能近信。出辭氣則能遠鄙倍。所貴者在此。至於籩豆之事。雖亦道之所寓。然自有人管了。君子只修身而已。蓋常人容貌不暴則多慢。顏色易得近色。莊言語易得鄙而倍理。前人愛說動字出字正字上有工夫。看得來不消如此。璘

正卿問正顏色之正字。獨重於動與出字。何如。曰。前輩多就動正出三字上說。一向都將三字重了。若從今說。便三字都輕。却不可於中自分兩樣。某所以不以彼說為然者。緣看文勢不恁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是指夫道之所以可貴者為說。故云道之所以可貴者有三事焉。故下數其所以可貴之實如此。若禮文器數。自有官守。非在所當先而可貴者。舊說所以未安者。且看世上人。雖有動容貌者。而便辟足恭。不能遠暴慢。雖有正顏色者。而色取仁而行違。多是虛偽。不能近信。雖有出辭氣者。而巧言飾辭。不能遠鄙倍。這便未見得道之所以可貴矣。道之所以可貴者。惟是動容貌。自然便會遠暴慢。正顏色。自然便會近信。出辭氣。自然便會遠鄙倍。此所以貴乎道者此也。又云。三句最是正顏色。斯近信見得分明。孫賀或問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如何。曰。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前輩不合將做用工處。此只是涵已成效驗處。暴慢鄙倍近信。



皆是自己分內事。惟近信不好理會。蓋君子才正顏色。自有箇成實底道理。異乎色取仁而行違者也。所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道雖無乎不在。然此三者。乃修身之效。為政之本。故可貴。容貌是舉一身而言。顏色乃見於面。顏者而言。又問三者。固是效驗處。然不知於何處用工。曰。只平日涵養便是。去偽某病中思量。曾子當初告孟敬子。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只說出三事。曾子當時有多少好話。到急處都說不辦。只撮出三項如此。這三項是最緊要底。若說這三事上。更做得工夫。上面又大段長進。便不長進也。做得箇聖賢坯模。雖不中不遠矣。格

所貴乎道者三。

禮亦是道。但道中所貴此三者。在身上。

李先生云。曾子臨死。空洞

或講所貴乎道者三。曰。不必如此說得巧。曾子臨死時話說。必不暇如此委曲安排。必大

注云。暴粗厲也。何謂粗厲。曰。粗不精細也。

節。集注。

問先生舊解。以三者為修身之驗。為政之本。非其平日莊敬誠實存省之功。積之有素。則不能也。專是做效驗說。如此。則動正出三字。只是閑字。後來改本。以驗為要。非其以下。改為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頃刻之違者也。如此。則工夫却在動正出三字上。如上蔡之說。而不可以效驗言矣。某疑動正出三字。不可以為做工夫字。正字尚可說。動字出字。豈可以為工夫耶。曰。這三字雖不是做工夫底字。然便是做工夫處。正如著衣喫飯。其著其喫。雖不是做工夫。然便是做工夫處。此意所爭。只是絲髮之間。要人自認得。舊來解以為

效驗。語似有病。故改從今說。蓋若專以為平日莊敬持養。方能如此。則不成。未莊敬持養底人。便不要遠暴慢近信遠鄙。便是舊說效驗字太深有病。備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以下三節。是要得恁地。須是平日莊敬工夫。到此方能恁地。若臨時做工夫。也不解恁地。植因問明道。動容周旋中禮。正顏色則不忘。出辭氣正由中出。又仍是以三句上半截是工夫。下半截是功效。曰。不是。所以恁地。也是平日莊敬工夫。植

問動也正也。出也。不知是心要得如此。還是自然發見氣象。曰。上蔡諸人。皆道此是做工夫處。看來只當作成效說。涵養莊敬得如此。工夫已在前了。此是効驗。動容貌。若非涵養有素。安能便免暴慢。正顏色。非莊敬有素。安能便近信。信是信實。

表裏如一。色有色厲而內荏者。色莊也。色取仁而行違者。苟不近實。安能表裏如一乎。問正者是著力之辭否。曰。亦著力不得。若不到近實處。正其顏色。但見作偽而已。問遠之字義如何。曰。遠便是無復有這氣象。問正顏色既是功效到此。則宜自然而信。却言近信。何也。曰。這也是對上遠字說。寓義

問君子道者三章。謝氏就正動出上用工。竊謂此三句。其要緊處。皆是斯字上。蓋斯者。便自然如此也。才動容貌。便自然遠暴慢。非平昔涵養之熟。何以至此。此三句。乃以效言。非指用功地步也。曰。是如此。柄

舜功問動容貌如何。遠暴慢。曰。人之容貌。非暴則慢。得中者極難。須是遠此。方可。此一段。上蔡說亦多有未是處。問其言也。善。何必曾子。天下自有一等人。臨死言善。通老云。聖賢臨死

不亂曰。聖賢豈可以不亂言。曾子到此。愈極分明。易簣事可
見。然此三句。亦是由中以出。不是向外鬪。撰成得。可學

動容貌。出辭氣。先生云。只伊川語解平平說。未有如此張筋弩

力意思。

謂上蔡語。方

會子以能問於不能章

陳仲亨說以能問於不能章。曰。想是顏子自覺得有未能處。但
不比常人十事。曉得九事。那一事便不肯問人。觀顏子無伐
善無施勞。看他也是把此一件做工夫。又問君子人與。是才
德出衆之君子。曰。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才者能之。臨大
節而不可奪。則非有德者不能也。義剛

舉問犯而不校。曰。不是著意去容他。亦不是因他犯而遂去自
反。蓋其所存者廣大。故人有小小觸犯處。自不覺得。何暇與
之校耶。時舉

不校。是不與人比校。強弱勝負。道我勝你負。我強你弱。如上言
以能問於不能之類。皆是不與人校也。熹

子善問犯而不校。恐是且點檢自家。不暇問他人。曰。不是如此。
是他力量大。見有犯者。如蚊蟲蝨子一般。何足與校。如汪汪
萬頃之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亞夫問黃叔度。是何樣底人。
曰。當時亦是衆人扛得如此。看來也只是篤厚淡遠底人。若
是有所見。亦須說出來。且如顏子是一箇不說話底人。有箇
孔子說他好。若孟子無人印證他。他自發出許多言語。豈有
自孔孟之後。至東漢黃叔度時。已是五六百年。若是有所見。
亦須發明出來。安得言論風旨全無聞。亞夫云。郭林宗亦主
張他。曰。林宗何足憑。且如元德秀在唐時也。非細。及就文粹

上看他文章乃是說佛。南升

顏子犯而不校是成德事。孟子三自反却有著力處。學者莫若

且理會自反却見得自家長短。若遽學不校却恐儻侗都無

是非曲直。下梢於自己分却恐無益。端蒙

或問犯而不校若常持不校之心如何。曰此只看一箇公私大

小。故伊川云有當校者順理而已。方子

大丈夫當容人勿為所容。顏子犯而不校。子蒙

問如此已是無我了。集注曰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何也。曰聖人

則全是無我。顏子却但是不以我去壓人却尚有箇人與我

相對在。聖人和我都無。義剛

問幾於無我幾字莫只是就從事一句可見耶。抑併前五句皆

可見耶。犯而不校則亦未能無校。此可見非聖人事矣。曰顏

子正在著力未著力之間。非但此處可見只就從事上看便

分明不須更說無校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聖人言語自渾全溫厚。曾子便恁地剛。有孟子氣象。如可以託

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等語。見得曾

子直是峻厲。序

問可以託六尺之孤云云不知可見得伊周事否。曰伊周亦未

足道此只說有才志氣節如此亦可為君子之事。又問下此

一等如平勃之入北軍迎代王。霍將軍之擁昭立宣可當此

否。曰這也隨人做。聖人做出是聖人事業。賢人做出是賢人

事業。中人以上是中人以上事業。這通上下而言。君子人與

君子人也。上是疑詞。如平勃當時這處也未見得。若誅諸呂

不成。不知果能死節否。古人這處。怕亦是幸然如此。如藥殺許后事。光後來知。却含胡過。似這般所在。解臨大節而不奪。否。恐未必然。因言今世人。多道東漢名節。無補於事。某謂三代而下。惟東漢人才。大義根於其心。不顧利害生死。不變其節。自是可保。未說公卿大臣。且如當時郡守。懲治宦官之親黨。雖前者既為所治。而來者復蹈其迹。誅姦竄戮。項背相望。略無所剩。今士大夫。顧惜畏懼。何望其如此。平居暇日。琢磨淬厲。緩急之際。尚不免於退縮。况遊談聚議。習為軟熟。卒然有警。何以得其伏節死義乎。大抵不顧義理。只計較利害。皆奴婢之態。殊可鄙厭。又曰。東坡議論。雖不能無偏頗。其氣節直是有高人處。如說孔北海曹操。使人凜凜有生氣。又曰。如前代多有幸而不敗者。如謝安桓溫入朝。已自無策。從其廢

立。九錫已成。但故為延遷。以俟其死。不幸而病小甦。則將何以處之。擁重兵上流而下。何以當之。於此看謝安果可當伏節死義之資乎。寓曰。坦之倒持手板。而安從容閑雅。似亦有執者。曰。世間自有一般心膽大底人。如廢海西公時。他又不能拒廢也得。不廢也得。大節在那裏。寓。錄略。砥

正卿問可以託六尺之孤。至君子人也。此本是兼才節說。然緊要處。却在節操上。曰。不然。三句都是一般說。須是才節兼全。方謂之君子。若無其才。而徒有其節。雖死何益。如受人託孤之責。自家雖無欺之之心。却被別人欺了。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託矣。如受人百里之寄。自家雖無竊之之心。却被別人竊了。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寄矣。自家徒能臨大節而不可奪。却不能了得他事。雖能死也。只是箇枉死

漢濟得甚事。如晉之荀息是也。所謂君子者。豈是斂手束脚底村人耶。故伊川說。君子者才德出衆之名。孔子曰。君子不器。既曰君子。須是事事理會得方可。若但有節而無才也。喚做好人。只是不濟得事。備

正卿問託六尺之孤一章。曰。百里之命。只更命令之命。託六尺之孤。謂輔幼主。寄百里之命。謂攝國政。曰。如霍光當得此三句否。曰。霍光亦當得上面兩句。至如許后之事。則大節已奪了。曰。託孤寄命。雖資質高者亦可及。臨大節而不可奪。非學問至者恐不能。曰。資質高底也都做得。學問到底也都做得。大抵是上兩句易。下一句難。譬如說有猷有爲有守。託孤寄命。是有猷有爲。臨大節而不可奪。却是有守。霍光雖有爲有猷矣。只是無所守。格

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是才。臨大節。不可奪。是德。如霍光可謂有才。然其毒許后事。便以愛奪了。燕慕容恪是慕容暉之霍光。其輔幼主也好。然知慕容評當去而不去之。遂以亂國。此也未是。惟孔明能之。賜。夔。孫同

問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曰。所謂君子。這三句都是不可少底。若論文勢。却似臨大節不可奪一句爲重。然而須是有上面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却臨大節而不可奪。方足以爲君子。此所以有結語也。蓋

問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又能臨大節而不可奪。方可謂之君子。是如此看否。曰。固是。又問若徒能臨大節不可奪。而才力短淺。做事不得。如荀息之徒。僅能死節而不能止難。要亦不可謂之君子。曰。也是不可謂之君子。義剛

問胡文定以荀息爲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如何曰荀息便是不可以託孤寄命了問聖人書荀息與孔父仇牧同辭何也曰聖人也且是要存得箇君臣大義義 夔孫

問君子才德出衆之名曰有德而有才方見於用如有德而無才則不能爲用亦何足爲君子

君子人與章伊川說壽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章

弘毅二字弘雖是寬廣却被人只把做度量寬容看了便不得且如執德不弘之弘便見此弘字謂爲人有許多道理及至學來下梢却做得狹窄了便是不弘蓋緣只以已爲是凡他人之言便做說得天花亂墜我亦不信依舊只執已是可見其狹小何緣得弘須是不可先以別人爲不是凡他人之善

皆有以受之集衆善之謂弘伯豐問是寬以居之否曰然如

人能弘道却是以弘爲開廓弘字却是作用論弘 專

問弘毅之弘曰弘是寬廣事事著得道理也著得事物也著得事物逆來也著得順來也著得富貴也著得貧賤也著得看甚麼物事來掉在裏面都不見形影了個

弘字只將隘字看便見得如看文字相似只執一說見衆說皆不復取便是不弘若是弘底人便包容衆說又非是於中無所可否包容之中又爲判別此便是弘植

弘有耐意如有一行之善便道我善了更不要進能些小好事便以爲只如此足矣更不向前去皆是不弘之故如此其小安能擔當得重任尊

所謂弘者不但是放令公平寬大容受得人須是容受得許多

衆理若執著一見便自以為是他說更入不得便是滯於一隅如何得弘須是容受軋捺得衆理方得講之

恭甫問弘是心之體毅是心之力曰心體是多大而天地之理纔要思量便都在這裏若是世上淺心私已底人有一兩件事便著不得賀孫

問如何是弘曰計較小小利害小小得失褊隘如公欲執兩事終身行之皆是不弘說道自家不敢承當說道且據自己所見皆是不弘節

士不可以不弘毅這曾子一箇人只恁地他肚裏却著得無限今人微有所得欣然自以為得祖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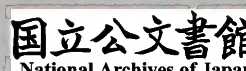
毅是立脚處堅忍強厲擔負得去底意升卿以下兼論毅敬之問弘是容受得衆理毅是勝得箇重任曰弘乃能勝得重

任毅便是能擔得遠去弘而不毅雖勝得任却恐去前面倒了時舉

問弘是寬容之義否曰固是但不是寬容人乃寬容得義理耳毅字會子以任重言之人之狹隘者只守得一義一理便自足既滯一隅却如何能任重必能容納吞受得衆理方是弘也必大

仲蔚問弘毅曰弘不只是有度量能容物之謂正是執德不弘之弘是無所不容心裏無足時不說我德已如此便住如無底之谷擲一物於中無有窮盡若有滿足之心便不是弘毅是忍耐持守著力去做義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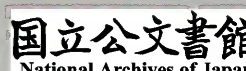
問弘毅曰弘是寬廣耐事事事都著得道理也著得多人物也著得多若著得這一箇著不得那一箇便不是弘且如有兩



人相爭。須是寬著心。都容得始得。若便分別一人是一人非。便不得。或兩人都是。或兩人都非。或是者非。非者是。皆不可。知道理自是箇大底物事。無所不備。無所不包。若小著心。如何承載得起。弘了却要毅。弘則都包得在裏面了。不成只恁地寬廣。裏面又要分別是非。有規矩始得。若只恁地弘。便沒倒斷了。任重是擔子重。非如任天下之任。又曰若纔小著這心裏只著得一箇這兩箇便相拄礙在這裏道理也。只著得一說事事都只著得一邊。側。

問會子弘毅處。不知為學工夫久。方會恁地。或合下工夫便著恁地。曰。便要恁地。若不弘不毅。難為立脚。問人之資稟偏駁。如何便要得恁地。曰。既知不弘不毅。便警醒令弘毅。如何討道理教他莫恁地。弘毅處固未見得。若不弘不毅處亦易見。不弘便急迫狹隘。不容物。只安於卑陋。不毅便傾東倒西。既

知此道理當恁地。既不能行。又不能守。知得道理不當恁地。却又不能割捨。除却不弘便是弘。除了不毅便是毅。這處亦須是見得道理分曉。磊磊落落。這箇都由我處置。要弘便弘。要毅便毅。如多財善賈。須多蓄得在這裏。看我要買也得。要賣也得。若只有十文錢在這裏。如何處置得去。又曰。聖人言語自渾全溫厚。會子便有圭角。如士不可以不弘毅。如可以託六尺之孤云云。見得會子直是恁地剛硬。孟子氣象大抵如此。寓。淳錄云徐問弘毅是為學工夫久方能如此。并合有偏何以下便當如此。曰便要弘毅皆不可一日無曰人之資稟裏別尋討方法去醫治他。弘毅處亦難見。不弘不毅却易見。不弘便淺迫便窄狹不容物。便安於卑陋。不毅便倒東墜西。見道理合當如此。又不能行不能守。見道理不當如此。又不能捨不能去。只除了不弘便是弘。除了不毅便是毅。非別討一弘毅來。然亦須是見道理極分曉。磊磊落落。在這裏無遁情。病痛來便都由自家處置。要弘便弘。要毅便毅。如多財善賈都蓄在這裏。要買便買。要賣便賣。若止有十文錢在此。則



如何處置得。砥錄云居父問士不可不弘毅學者合下當便弘毅將德盛業成而後至此曰合下便當弘毅不可一日無也又問如何得弘毅曰但只去其不弘不毅便自然弘毅弘毅雖難見自家不弘不毅處却易見常要檢點若卑狹淺隘不能容物安於固陋便是不弘不毅處病痛更多知理所當為而不為知不善之不可為而不去便是毅又曰孔子所言自憚全溫厚如會子所言便有孟子氣象

問士不可以不弘毅曰弘是事事著得如進學者要弘接物也要弘事事要弘若不弘只是見得這一邊不見那一邊便是不弘只得些了便自足便不弘毅却是發處勇猛行得來強忍是他發用處問後面只說仁以為己任是只成就這箇仁否曰然許多道理也只是這箇仁人也只要成就這箇仁須是擔當得去又問死而後已是不休歇否曰然若不毅則未死已前便有時倒了直到死方住又曰古人下字各不同如剛毅勇猛等字雖是相似其義訓各微不同如適間說推與

充相似側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須是認得箇仁又將身體驗之方真箇知得這擔子重真箇是難世間有兩種有一種全不知者固全無摸索處又有一種知得仁之道如此大而不肯以身任之者今自家全不曾擔著如何知得他重與不重所以學不貴徒說須要實去驗而行之方知側士不可以不弘毅毅者有守之意又云曾子之學大抵如孟子之勇觀此弘毅之說與夫臨大節不可奪與孟子彼以其富我以吾仁之說則其勇可知若不勇如何主張得聖道住如論語載曾子之言先一章云以能問於不能則見曾子弘處又言臨大節不可奪則見他毅處若孟子只得他剛處却少弘大底氣象護

弘而不毅。如近世龜山之學者。其流與世之常人無以異。毅而不弘。如胡氏門人。都恁地撐腸拄肚。少間都沒頓著處。質孫

弘寬廣也。是事要得寬濶。毅強忍也。如云擾而毅。是馴擾而却。毅強而有守底意思。弘字。如今講學。須大著箇心。是者從之。

不是者也。且寬心去究。而今人才得一善。便說道自家底是了。別人底都不是。便是以先入為主了。雖有至善。無由見得。

如執德不弘。須是自家要弘始得。若容民蓄衆底事。也是弘。但是外面事。而今人說弘字。多做容字說了。則這弘字裏面。

無用工處。可以此意推之。又云。弘是開濶周徧。夔孫集注。程子說弘字曰寬廣。最說得好。毅是儘耐得。工夫不急迫。如做

一件。今日做未得。又且耐明日做。夔孫問毅訓強忍。粗而言之。是硬擔當著做將去否。楊氏作力行說。

正此意。但說得不猛厲明白。若不足以形容毅字氣象。至程子所謂弘而無毅。則無規矩而難立。其說固不可易。第恐毅

字訓義。非可以有規矩言之。如何。曰。毅有忍耐意思。程子所云無規矩。是說目今難立。是說後來。必大

士不可以不弘毅。先生舉程先生語曰。重擔子。須是硬著脊梁骨。方擔荷得去。質孫

典於詩章

或問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曰。興於詩。便是箇小底立於禮。成

於樂。便是箇大底興於詩。初間只是因他感發興起得來。到成處。却是自然後恁地。又曰。古人自小時習樂誦詩學舞。不

是到後來方始學詩學禮學樂。如云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非是初學有許多次第。乃是到後來方能如此。不是說用工

夫次第乃是得效次第如此。又曰。到得成於樂。是甚次第。幾與理爲一。看有甚放僻邪侈。一齊都滌盪得盡。不畱些子。興於詩是初感發。這些舍端起來。到成於樂。是刮來刮去。凡有毫髮不盡。都盪滌得盡了。這是甚氣象。又曰。後世去古既遠。禮樂蕩然。所謂成於樂者。固不可得。然看得來。只是讀書理會道理。只管將來涵泳。到浹洽貫通熟處。亦有此意思。致道云。讀孟子熟儘有此意。曰。也是。只是孟子較感發得粗。其他書都是如此。賀孫因云。如大學傳知止章。及齊家章。引許多詩語。涵泳得熟。誠有不自已處。賀孫

亞夫問此章。曰。詩禮樂初學時。都已學了。至得力時。却有次第。樂者能動盪人之血氣。使人有些小不盡之意。都著不得。便純是天理。此所謂成於樂。譬如人之服藥。初時一向服了。服之既久。則耳聰目明。各自得力。此興詩立禮成樂。所以有先後也。時舉

古人學樂。只是收斂身心。令入規矩。使心細而不粗。久久自然養得和樂出來。又曰。詩禮樂。古人學時。本一齊去學了。到成就得力處。却有先後。然成於樂。又見無所用其力。升卿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聖人做出這一件物事來。使學者聞之。自然懽喜。情願上這一條路去。四方八面。攬掇他去這路上行。廣

敬之問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覺得和悅之意多。曰。先王教人之法。以樂官爲學校之長。便是教人之本末都在這裏。時舉正卿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曰。到得成於樂。自不消恁地淺說。成於此是大段極至。賀孫

只是這一心更無他說。興於詩。興此心也。立於禮。立此心也。成於樂。成此心也。今公讀詩。是興起得箇甚麼。

或問成於樂。曰。樂有五音六律。能通暢人心。今之樂。雖與古異。若無此音律。則不得以為樂矣。力行因舉樂記云。耳目聰明。

血氣和平。曰。須看所以聰明和平如何。不可只如此說過。成於樂。曰。而今作俗樂。聒人也。聒得人動。况先王之樂。中正平和。想得足以感動人。

問立於禮。禮尚可依。禮經服行。詩樂皆廢。不知興詩成樂。何以致之。曰。豈特詩樂無。禮也無。今只有義理在。且就義理上講。

究如分別得那是非邪正。到感慨處。必能興起其善心。懲創其惡志。便是興於詩之功。涵養德性。無斯須不和不樂。直恁

地和平。便是成於樂之功。如禮。古人這身。都只在禮之中。都不由得自家。今既無之。只得硬做些規矩。自恁地收拾。如詩。

須待人去歌誦。至禮與樂。自稱定在那裏。只得自去做。荀子言禮樂法而不說。更無可說。只得就他法之而已。荀子此語

甚好。又問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與此相表裏否。曰。也不爭多。此却有游藝一脚子。

詩。今淳錄云。徐問立於禮。猶言用力。既無此家。具只有義理。在只得就理。義上講。究如分別是非。到感慨處。有以興起其善心。懲創其惡志。便是興於詩之功。

也。涵養和順。無斯須不和不樂。恁地和。平便是成於樂之功。也。如禮。今亦無只是便做。些規矩。自恁地收拾。古人此身終日都在禮之中。不由自家。古人興於詩。猶有言語。以誦誦禮。

全無說。話只是恁地。做去。樂更無說話。只是聲音節奏。使人聞之。自然和平。故荀子曰。禮樂法而不說。曰。此章與志於道相表裏。否。曰。彼是言德性道理。此是言事業。功夫。此却是游

於藝。脚子。道夫錄云。居父問立於禮。猶言可。用力。詩樂既廢。不知今何由興。成之曰。既無此家。具也。只得義理。養其心。若精別義理。使有以感發其善心。懲創其惡志。便是興於詩。

涵養。從容無斯須不和不樂。便是成於樂。今禮亦不似古人。完具。且只得自存。箇規矩。收斂身心。古人終日只在禮中。欲少自由。亦不可得。又曰。詩猶有言語。可誦誦。至於禮。只得夾



定做去樂只是使他聲音節奏自然和平更無說話荀子又云禮樂法而不說只有法更無說也或問此章與志道據德依仁游藝如何曰不然彼就德性上說此就工夫上說只是游藝一脚意思

興於詩此三句上一字謂成功而言也非如志於道四句上一字以用功而言也椿

仲蔚問興於詩與游於藝先後不同如何曰興立成是言其成

志據依游是言其用功處夔錄云志據依是用功處立成是成効處但詩較感

發人故在先禮則難執守這須常常執守始得樂則如太史

公所謂動盪血氣流通精神者所以涵養前所得也問消融

查滓如何曰查滓是他勉強用力不出於自然而不安於為

之之意聞樂則可以融化了然樂今却不可得而聞矣義剛

子壽言論語所謂興於詩又云詩可以興蓋詩者古人所以詠

歌情性當時人一歌咏其言便能了其義故善心可以興起

今人須加訓話方理會得又失其歌詠之律如何一去看著

便能興起善意以今觀之不若熟理會論語方能興起善意

也大雅

問注言樂有五聲十二律云云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

道德不知聲音節奏之末如何便能使義精仁熟和順於道

德曰人以五聲十二律為樂之末淳錄云不可謂樂之末若不是五聲

十二律如何見得這樂便是無樂了淳錄云周旋揖遜不可謂禮之末若不是周旋

揖遜則為無禮矣何以見得禮五聲十二律皆有自然之和氣古樂不可見

要之聲律今亦難見然今之歌曲亦有所謂五聲十二律方

做得曲亦似古樂一般如彈琴亦然只他底是邪古樂是正

所以不同又問五聲十二律作者非一人不知如何能和順

道德曰如金石絲竹匏土草木雖是有許多却打成一片清

濁高下長短大小更唱迭和皆相應渾成一片有自然底和氣淳錄云所以聽之自能義精仁熟和順於道德樂於歌舞不是各自爲節奏樂只是此一節奏歌亦是此一節奏舞亦是此一節奏不是各自爲節奏歌者歌此而已舞者舞此而已所以聽之可以順道德者須是先有興詩立禮工夫然後用樂以成之問古者十有三年學樂誦詩二十而冠始學禮與這處不同如何曰這處是大學終身之所得如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從小時皆學一番了做箇骨子在這裏到後來方得他力禮小時所學只是學事親事長之節乃禮之小者年到二十所學乃是朝廷宗廟之禮乃禮之大者到立於禮始得禮之力樂小時亦學了到成於樂時始得樂之力不是大時方去學詩却是初間便得力說善說惡却易曉可以勸可以戒禮只捉住在這裏樂便難精淳錄云直是工夫詩

有言語可讀禮有節文可守樂是他人作與我有甚相關如人唱曲好底凡有聞者人人皆道好樂雖作於彼而聽者自然竦動感發故能義精仁熟而和順道德舜命夔典樂教冑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定要教他恁地至其教之之具又却在於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處五聲十二律不可謂樂之末猶揖遜周旋不可謂禮之末若不揖遜周旋又如何見得禮在那裏又問成於樂處古人之學有可證者否曰不必恁地支離這處只理會如何是興於詩如何是立於禮如何是成於樂律呂雖有十二用時只用七箇自黃鐘下生至姑洗便住了若更要插一箇便拗了如今之作樂亦只用七箇如邊頭寫不成字者卽是古之聲律若更添一聲便不成樂寓○集注

問注云。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恐是迭爲賓主否。曰。書所謂聲依永。律和聲。蓋人聲自有高下。聖人制五聲以括之。宮聲洪濁。其次爲商。羽聲輕清。其次爲徵。清濁洪纖之中爲角。此五聲之別。以括人聲之高下。聖人又制十二律以節五聲。故五聲中又各有高下。每聲又分十二等。謂如以黃鍾爲宮。則是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宮爲羽。還至無射爲宮。便是黃鍾爲商。太簇爲角。中呂爲徵。林鍾爲羽。然而無射之律。只長四尺六七分。而黃鍾長九寸。太簇長八寸。林鍾長六寸。則宮聲槩下面商角羽三聲不過。故有所謂四清聲。夾鍾大呂黃鍾太簇是也。蓋用其半數。謂如黃鍾九寸。只用四寸半。餘三律亦然。如此。則宮聲可以槩之。其聲和矣。不然。則其聲不得其和。看來十二律皆有清聲。只說四者。意其取數之甚多者言之。餘少者尚庶幾焉。某人取其半數爲子聲。謂宮律之短。餘則用子聲。某人又破其說曰。子聲非古有也。然而不用子聲。則如何得其和。畢竟須著用子聲。想古人亦然。但無可考耳。而今俗樂多用夾鍾爲黃鍾之宮。蓋向上去聲愈清故也。又云。今之琴。第六七弦是清聲。如第一二弦。以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則第六七弦。卽是黃鍾太簇之清。蓋只用兩清聲故也。熹

正淳問謝氏謂樂則存養其善心。使義精仁熟。自和順於道德。遺其音而專論其意。如何。曰。樂字內自括五音六律了。若無五音六律。以何爲樂。必大。集義。

民可使由之章

問民可使由之。曰。所謂雖是他自有底。却是聖人使之由。如道

之以德。齊之以禮。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豈不是使之由。問不可使知之。曰。不是愚黔首。是不可得而使之知也。呂氏謂知之未至。適所以啓機心而生惑志。說得是。問此不知與百姓日用不知同否。曰。彼是自不知。此是不能使之知。淳

植云。民可使之仰事俯育。而不可使之知其父子之道。爲天性。可使之奔走服役。而不可使之知其君臣之義。爲當然。及諸友舉畢。先生云。今晚五人看得都無甚走作。植

或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曰。聖人只使得人孝足矣。使得人弟足矣。却無緣又上門逐箇與他解說。所以當孝者是如。何。所以當弟者是如何。自是無緣得如此。頃年張子韶之論。以爲當事親。便當體認取那事親者是何物。方識所謂仁。當事兄。便當體認取那事兄者是何物。方識所謂義。某說若如此。則前面方推這心去事親。隨手又便去背後尋摸取這箇仁。前面方推此心去事兄。隨手又便著一心去尋摸取這箇義。是二心矣。禪家便是如此。其爲說曰。立地便要你究得。恁地便要你究得。他所以撐着弩眼。使棒使喝。都是立地便拶教你承當識認取。所以謂之禪機。若必欲使民知之。少間便有這般病。某嘗舉子韶之說。以問李先生曰。當事親便要體認取箇仁。當事兄便要體認取箇義。如此。則事親事兄。却是沒緊要底事。且姑借此來體認取箇仁義耳。李先生笑曰。不易。公看得好。或問上蔡愛說箇覺字。便是有此病了。曰。然。張子韶初間便是上蔡之說。只是後來又展上蔡之說。說得來放肆無收殺了。或曰。南軒初間也有以覺訓仁之病。曰。大槩

都是自上蔡處來。又曰呂氏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云。不可使知非以愚民。蓋知之不至。適以起機心而生惑志也。此說亦自好。所謂機心。便是張子韶與禪機之說。方纔做這事。便又使此心去體認。少間便啓人機心。只是聖人說此語時。却未有此意在。向姑舉之或問。不欲附集注。或曰王介甫以爲不可使知。蓋聖人愚民之意。曰申韓莊老之說。便是此意。以爲聖人置這許多仁義禮樂。都是殃考人。淮南子有一段說。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謂臣殺主。下伐上。吾恐用兵不休。爭鬪不已。爲之奈何。太公善王之間。教之以繁文滋禮。以持天下。如爲三年之喪。令類不蓄。厚葬久喪。以亶音丹其家。其意大槩說使人行三年之喪。庶幾生子少。免得人多爲亂之意。厚葬久喪。可以破產。免得人富以啓亂之意。都是

這般無稽之語。備

民可使由之一章。舊取楊氏說。亦未精審。此章之義。自與盤誥之意不同。商盤只說遷都。周誥只言代商。此不可不與百姓說令分曉。况只是就事上說。聞者亦易曉解。若義理之精微。則如何說得他曉。必大

好勇疾貧章

好勇疾貧。固是作亂不仁之人。不能容之。亦必致亂。如東漢之

黨錮。承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章

周公之才之美。此是爲有才而無德者言。但此一段曲折。自有數般意思。驕者必有吝。吝者必有驕。非只是吝於財。凡吝於事。吝於爲善。皆是。且以吝財言之。人之所以要吝者。只緣我

散與人。使他人富與我一般。則無可矜誇於人。所以吝。某嘗見兩人。只是無緊要鬧事。也抵死不肯說與人。只緣他要說自會。以是驕誇人。故如此。因會親見人如此。遂曉得這驕吝兩字。只是相匹配得在。故相靠得在。池錄作相比配相靠在這裏。義剛

驕吝。是挾其所有。以誇其所無。挾其所有是吝。誇其所無是驕。而今有一樣人。會得底。不肯與人說。又却將來驕人。憫

正卿問驕如何。生於吝。曰。驕却是枝葉發露處。吝却是根本藏蓄處。且以淺近易見者言之。如說道理。這自是世上公共底物事。合當大家說出來。世上自有一般人。自恁地吝惜。不肯說與人。這意思是如何。他只怕人都識了。却沒說異。所以吝惜在此。獨有自家會。別人都不會。自家便驕得他。便欺得他。如貨財。也是公共底物事。合使便著使。若只恁地吝惜。合使

不使。只怕自家無了。別人却有。無可強得人。所以吝惜在此。獨是自家有。別人無。自家便做大。便欺得他。又云。為是要驕人。所以吝。賀孫

或問驕吝。曰。驕是傲於外。吝是靳惜於中。驕者。吝之所發。吝者。驕之所藏。祖道

某昨見一箇人。學得些子道理。便都不肯向人說。其初只是吝。積蓄得這箇物事在肚裏無奈何。只見我做大。便要凌人。只此是驕。恪

聖人只是平說。云如有周公之才美。而有驕吝也。連得才美功業壞了。况無周公之才美。而驕吝者乎。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至於程子云。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與某所說驕吝相為根本枝葉。此又是發餘意。解者先說得正意分曉。然後却說

此方得。賀孫

先生云。一學者來問伊川云。驕是氣盈。吝是氣歉。歉則不盈。盈則不歉。如何。却云。使驕且吝。試商量看。伯豐對曰。盈是加於人處。歉是存於己者。粗而喻之。如勇於為非。則怯於遷善。明於責人。則暗於恕己。同是一箇病根。先生曰。如人曉些文義。吝惜不肯與人說。便是要去驕人。非驕無所用其吝。非吝則無以為驕。管

問驕氣盈。吝氣歉。氣之盈歉如何。曰。驕與吝是一般病。只隔一膜。驕是放出底吝。吝是不放出底驕。正如人病寒熱。攻注上則頭目痛。攻注下則腰腹痛。熱發出外似驕。寒包縮在內似吝。因舉顯道克己詩。試於清夜深思省。剖破藩籬即大家。問當如何去此病。曰。此有甚法。只莫驕莫吝。便是剖破藩籬也。覺其為非。從源頭處正。我要不行便不行。要坐便還我坐。莫非由我。更求甚方法。寓

集注云。驕吝雖不同。而其勢常相因。先生云。孔子之意。未必如此。某見近來有一種人如此。其說又有所為也。炎

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根本。某嘗見人吝一件物。便有驕意。見得這兩字如此。

吝者驕之根本。驕者吝之枝葉。是吝為主。蓋吝其在我。則謂我有你無。便是驕人也。壽

讀驕吝一段云。亦是相為先後。時舉

三年學章

問不至於穀。欲以至為及。字說謂不暇及於祿。免改為志。得否。曰。某亦只是疑作志。不敢必其然。蓋此處解不行。作志則略。

通不可又就上面撰便越不好了。或又引程子說曰說不行。不如莫解解便不好。如解白爲黑一般。

問三年學而不至於穀。是無所爲而爲學否。曰然。壽

篤信好學章

學者須以篤信爲先。劉子澄說。端蒙。

篤信故能好學。守死故能善道。惟善道故能守死。惟好學故能篤信。每推夫子之言多如此。德明。

惟篤信故能好學。惟守死故能善道。善如善吾生善吾死之善。不壞了道也。然守死生於篤信。善道由於好學。徒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者或非所信。徒守死而不能推以善其道。則雖死無補。升卿。

篤信須是好學。但要好學也。須是篤信。善道須是守死。而今若

是不能守死。臨利害又變了。則亦不能善道。但守死須是善

道若不善道。便知守死也無益。所以人貴乎有學。篤信方能

守死。好學方能善道。義剛。格錄云。此兩句相關。自是四事。惟篤信故能守死。惟好學故能善道。

危邦不入。是未仕在外。則不入。亂邦不居。是已仕在內。見其紀

綱亂不能從吾之諫。則當去之。淳。

危邦不入。舊說謂已在官者便無可去之義。若是小官恐亦可

去。當責任者則不容去也。必大。

或問危邦固是不可入。但或有見居其國。則當與之同患難。豈

復可去。曰然。到此無可去之理矣。然其失則在於不能早去。

當及其方亂未危之時去之可也。綱。

天下無道。譬如天之將夜。雖未甚暗。然此自只向暗去。知其後

來必不可支持。故亦須見幾而作可也。時舉。

不在其位章

馬莊甫問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曰：此各有分限。田野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此間只得守此。如縣尉豈可謀他主簿事，纔不守分限便是犯他疆界。馬曰：如縣尉可與他縣中事否？曰：尉佐官也，既以佐名官有繁難只得伴他謀，但不可侵他事權。大雅

師摯之始章

徐問關雎之亂何謂樂之卒章。曰：自關關雎鳩至鍾鼓樂之皆是亂，想其初必是已作樂，只無此詞到此處便是亂。淳或問關雎之亂亂何以訓終。曰：既奏以文又亂以武。節亂曰者亂乃樂終之雜聲也。亂出國語史記。又曰：關雎恐是亂聲。前面者恐有聲而無辭。揚

狂而不直章

狂是好高，大便要做聖賢，宜直。何是愚模樣，不解一事底人，宜謹愿，恹恹是拙模樣，無能為底人，宜信。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泳問狂而不直之狂，恐不可以進取之狂當之，欲目之以輕率，可否。曰：此狂字固卑下，然亦有進取意思，敢為大言，下梢却無收拾是也。必大問侗者同也，於物同然一律，無所識別之謂，恹者空也，空而又空，無一長之實之謂。先生以為此亦因舊說，而以字義音訓推之，恐或然爾。此類只合大槩看，不須苦推究也。

學如不及章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如今學者却恁地慢了，譬如捉賊相似，須

是著起氣力精神。千方百計去趕捉他。如此猶恐不獲。今却只在此安坐。熟視他。不管他。如何柰得他何。只伏時起來行。得三兩步。懶時又坐。恁地如何做得事成。

巍巍乎章

看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至禹吾無間然四章。先生云。舜禹與天下不相關。如不會有這天下相似。都不會把一毫來奉已。如今人纔富貴。便被他勾惹。此乃爲物所役。是自卑了。若舜禹直是高首出庶物。高出萬物之表。故夫子稱其巍巍。又曰。堯與天爲一處。民無能名。所能名者。事業禮樂法度而已。正卿問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莫是物各付物。順天之道否。曰。據本文說。只是崇高富貴不入其心。雖有天下而不與耳。巍巍是至高底意思。大凡人有些小物事。便覺累其心。今富有

天下。一似不會有相似。豈不是高。

不與。只是不相干之義。言天下自是天下。我事自是我事。不被

那天下來移著。

義剛

正淳論不以位爲樂。恐不特舜禹爲然。曰。不必如此說。如孟子論禹湯一段。不成武王不執中。湯却泄邇忘遠。此章之旨。與後章禹無間然之意同。是各舉他身上的一件切底事言之。必大因論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之義。曰。此等處。且玩味本文。看他語意所重。落向何處。明道說得義理甚闊濶。集注却說得小。然觀經文語意落處。却恐集注得之。必大

大哉堯之爲君章

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只是尊堯之詞。不必謂獨堯能如此。而他聖人不與也。

惟堯則之一章曰。雖蕩蕩無能名也。亦有巍巍之成功可見。又有煥乎之文章可觀。漢

大哉堯之爲君。炎謂吳才老書解。說驩兜共工輩在堯朝。堯却能容得他。舜便容他不得。可見堯之大處。舜終是不若堯之大。曰。吳解亦自有說得好處。舜自側微而興。以至卽帝位。此三四人終是有不服底意。舜只得行遣。故曰四罪而天下咸服。炎

舜有臣五人章

魏問集注云。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此恐將舜有臣五人一句。開了。曰。寧可將上一句存在這裏。若從元注說。則是亂臣十人。却多於前。於今爲盛。却是舜臣五人。不得如後來盛。賀孫李問至德曰。三分天下有其二。天命人心歸之。自可見其德之

盛了。然如此而猶且不取。乃見其至處。辨

問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文王更在十三四年。將終事紂乎。抑爲武王牧野之舉乎。曰。看文王亦不是安坐不做事底人。如詩中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旣伐于崇。作邑於豐。文王烝哉。武功皆是文王做來。詩載武王武功却少。但卒其伐功耳。觀文王一時氣勢如此。度必不終竟休了。一似果實。文王待他十分黃熟。自落下來。武王却是生拍破一般。善或問以爲文王之時。天下已二分服其化。使文王不死。數年天下必盡服。不俟武王征伐。而天下自歸之矣。曰。自家心。如何測度得聖人心。孟子曰。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聖人已說底話。尚未理會得。何況聖人未做底事。如何測度得。後再有問者。先生乃曰。若紂之惡極。文

王未死也。只得征伐救民。備

問文王受命是如何。曰。只是天下歸之。問太王剪商。是有此事否。曰。此不可考矣。但據詩云。至于太王。實始剪商。左傳云。泰伯不從。是以不嗣。要之。周自日前積累以來。其勢日大。又當商家無道之時。天下趨周。其勢自爾。至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孔子乃稱其至德。若非文王。亦須取了。孔子稱至德。只二人。皆可爲而不爲者也。周子曰。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周家基業日大。其勢已重。民又日趨之。其勢愈重。此重則彼自輕。勢也。辨

因說文王事商。曰。文王但是做得從容不迫。不便去伐商太猛耳。東坡說文王只是依本分做。諸侯自歸之。或問此有所據否。曰。這也見未得在。但是文王伐崇。戡黎等事。又自顯然。書說王季勤勞王家。詩云。太王剪商。都是他子孫自說。不成他子孫誣其父祖。春秋分明說泰伯不從。是不從甚底事。若泰伯居武王之世也。只是爲諸侯。但時措之宜。聖人又有不得已處。橫渠云。商之中世。都棄了西方之地。不管他。所以戎狄復進入中國。太王所以遷於岐。然岐下也。只是箇荒涼之地。太王自去立箇家計如此。夔孫

問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一段。據本意。只是說文王。或問中載胡氏說。又兼武王而言。以爲武王之間。以服事商。如何。曰。也不消如此說。某也謾載放那裏。這箇難說。而今都回互箇聖人。說得忒好也。不得。如東坡罵武王不是聖人。又也無禮。只是孔子便說得來平。如武未盡善。此等處。未消理會。且存放那裏。備

禹吾無間然章

范益之問五峰說禹無間然矣章云是禹以鯀遭殛死而不忍享天下之奉此說如何曰聖人自是薄於奉已而重於宗廟朝廷之事若只恁地說則較狹了後來著知言也不會如此說義剛

黻蔽膝也以韋為之韋熟皮也有虞氏以革夏后氏以山殷火周龍章祭服謂之黻朝服謂之韞左氏帶裳韞焉泳

語類卷三十五

朱子語類卷第三十六

論語十八

子罕篇上

子罕言利章

行夫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曰罕言者不是不言又不可多言特罕言之耳罕言利者蓋凡做事只循這道理做去利自在其中矣如利涉大川利用行師聖人豈不言利但所以罕言者正恐人求之則害義矣罕言命者凡吉凶禍福皆是命若儘言命恐人皆委之於命而人事廢矣所以罕言罕言仁者恐人輕易看了不知切已上做工夫然聖人若不言則人又理會不得如何是利如何是命如何是仁故不可不言但雖不言利而所言者無非利雖不言命而所言者無非命雖不

言仁。而所言者無非仁。格

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曰。這利字是箇監平界鑿糟的物事。若說全不要利。又不成特地去利而就害。若纔說著利。少間便使人生計較。又不成模樣。所以孔子於易。只說利者義之和。又曰。利物足以和義。只說到這裏住。又曰。只認義和處便是利。不去利上求利了。孟子只說箇仁義。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只說到箇義字時。早是掉了那利字不說了。緣他是箇裏外牽連底物事。纔牽著這一邊。便動那一邊。所以這字難說。命字亦是如此。也是箇監界物事。孔子亦非不說。如云不知命之類。只是都不說著。便又使人都不知箇限量。若只說著時。便又使人百事都放倒了不去做。只管說仁之弊。於近世胡氏父子見之。踢著脚指頭便是仁。少間都使人不去窮其理。是如何。只是口裏說箇仁字。便有此等病出來。問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非不言。罕言之爾。利誰不要。才專說。便一向向利上去。命不可專恃。若專恃命。則一向胡做去。仁學者所求。非不說。但不常常把來口裏說。詠

問子罕言利。曰。利最難言。利不是不好。但聖人方要言。恐人一向去趨利。方不言。不應是教人去就害。故但罕言之耳。蓋利者義之和。義之和處便利。老蘇嘗以爲義剛而不和。惟有利在其中。故和。此不成議論。蓋義之和卽是利。却不是因義之不和。而遂用些小利以和之。後來東坡解易亦用此說。更不成議論也。時舉

問子罕言利。孔子自不會說及利。豈但罕言而已。曰。大易一書。

所言多矣。利只是這箇利。若只管說與人。未必曉得以義爲利之意。却一向只管營營貪得計較。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這箇是說利。但人不可先計其利。惟知行吾仁。非爲不遺其親而行仁。惟知行吾義。不爲不後其君而行義。賀孫

文振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曰。命只是一箇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天之所以賦與人者。是理也。人之所以壽夭窮通者。是氣也。理精微而難言。氣數又不可盡委之。而至於廢人事。故聖人罕言之也。仁之理至大。數言之。不惟使人躐等。亦使人有玩之之心。蓋舉口便說仁。人便自不犯當事了。時舉命有二。天命之命固難說。只貴賤得喪。委之於命。亦不可。仁在學者力行。利亦不是不好底物事。才專說利。便廢仁。洪

問子罕言仁。論語何以說仁亦多。曰。聖人也不容易說與人。只說與幾箇向上底。淳

問子所罕言之命。恐只是指夫人之窮通者言之。今范楊尹氏皆以盡性知性爲言。不求之過否。曰。命只是窮通之命。必大
義

問或曰。罕言利。是何等利。楊氏曰。一般云云。竊謂夫子罕言者。乃放於利而行之利。若利用出入。乃義之所安處。却不可以爲一般。曰。利用出入之利。亦不可去。尊討。尊討著。便是放於利之利。如言利物足以和義。只去利物。不言自利。又曰。只元亨利貞之利。亦不可計較。計較著。卽害義。爲義之人。只知有義而已。不知利之爲利。必大

或問龜山都一般之說似可疑。曰。易所言利字。謂當做底。若放

於利而行之利。夫子誠罕言。二利字豈可做一般。箒

正淳問尹氏子罕一章。曰。尹氏命字之說誤。此只是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之命。故曰計利則害義。言命則廢事也。必大

麻冕禮也章

麻冕。緇布冠也。以三十升布為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

縷矣。八十縷。四十抄也。涿

純儉。絲也。不如用絲之省約。涿

子絕四章

絕四。是徹上徹下。

這意字。正是計較底私意。備

問意如何毋得。曰。凡事順理。則意自正。毋意者。主理而言。不順理。則只是自家私意。可學

必在事先。固在事後。固只是滯不化。德明

必在事先。固在事後。如做一件事不是了。只管固執。道我做得

是。植

意。私意之發。必在事先。固在事後。我私意成就。四者相因如循

環。閔祖

徐問意必固我。曰。意是要如此。聖人只看理當為便為。不當為

便不為。不會道我要做我不要做。只容一箇我。便是意了。曰。

必固之私輕。意我之私重否。曰。意必固我。只一套去。意是初

創如此。有私意便到那必處。必便到固滯不通處。固便到有

我之私處。意是我之發端。我是意之成就。曰。我是有人已之

私否。曰。人自是人。已自是已。不必把人對說。我只是任已私

去做。便於我者則做。不便於我者則不做。只管就己上計較

利害與人何相關。人多要人我合一。人我如何合得。呂銘曰。立已與物私爲町畦。他們都說人已合一。克已只是克去已私。如何便說到人已爲一處。物我自有一等差。只是仁者做得在這裏了。要得人也如此。便推去及人。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人我只是理一。分自不同。淳。寓同。

余國秀問毋意必固我。曰。意是發意。要如此。必是先事而期必。固是事過而執滯。到我但知有我不知有人。必之時淺。固之時長。譬如士人赴試。須要必得。到揭榜後。便已必不得了。但得則喜。喜不能得化。不得則慍。慍亦不能得化。以此知固時久也。意是始。我是終。必固在中間。亦是一節重似一節也。又云。言必信。行必果。言自合著信。行自合著果。何待安排。才有心法。必他。便是不活。便不能久矣。又云。意是絲毫。我是成一

山嶽也。

時

意必固我。亦自有先後。凡起意作一事。便用必期之望。所期之事。或未至。或已過。又執滯而留於心。故有有我之患。意是爲惡先鋒。我是爲惡成就。正如四德。真是好底成就處。我是惡底成就處。人傑。

意者有我之端。我則意之效。先立是意。要如此而爲之。然後有必有固。而一向要每事皆已出也。聖人作事。初無私意。或爲或不爲。不在已意。而惟理之是從。又何固必有我哉。力行。問意私意也。我私已也。看得來私已。是箇病根。有我則有意。曰。意是初發底意思。我則結撮成箇物事矣。有我則又起意。展轉不已。此四事。一似那元亨利貞。但元亨利貞是好事。此是不好事。廣。

吳仁父問意必固我。曰。須知四者之相生。凡人做事。必先起意。不問理之是非。必期欲事成而已。事既成。是非得失已定。又復執滯不化。是之謂固。三者只成就得一箇我。及至我之根源愈大。少間三者又從這裏生出。我生意。意又生必。必又生固。又歸宿於我。正如元亨利貞。元了亨。亨了又利。利了又貞。循環不已。謂

吳伯英問意必固我。曰。四者始於我而終於我。人惟有我。故任私意。既任私意。百病俱生。做事未至而有期必之心。事既有過。則有固滯之患。凡若此者。又只是成就一箇我耳。卦祖絕四。先生曰。此四者亦是相因底。始於有私意。有私意。定是有期必。既期必。又生固滯。却結裹做箇有我出來。炎無意必固我。而凝然中立者。中也。端蒙

必在事先。固在事後。有意必固三者。乃成一箇我。如道是我恁地做。蓋固滯而不化。便成一箇我。橫渠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植。集注。

問橫渠謂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略有可疑。曰。人之爲事。亦有其初。未必出於私意。而後來不能化去者。若曰絕私意。則四者皆無。則日子絕一便得。何用更言絕四。以此知四者。又各是一病也。時舉

問意必固我有無次第。曰。意是私意始萌。既起此意。必是期要必行。固是既行之後。滯而不化。我是緣此後便只知有我。此四者似有終始次序。必者迎之於前。固者滯之於後。此四者正與元亨利貞四者相類。元者善之長。貞是箇善底成就處。意是造作始萌。我是箇惡底成就處。又問敬則無已可克。若

學之始。則須從絕四去如何。曰。敬是成己之敬。可知無己可克。此四者須是始學。亦須便要絕去之。又問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曰。此語尹子已辨之。疑記錄有差處。又問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學者所宜盡心如何。曰。所謂學者所宜盡心於此事而學之。非謂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始盡心耳。又問橫渠云。四者既亡。則以直養而無害。曰。此直字說得重了。觀孟子所說處。說得猶直只是自反而縮。後人求之太淡。說得忒夾細了。集義

問君子之學。在於意必固我既亡之後。而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如何。曰。不然。尹和靖一段好。意必固我。是要得無未發之前。衆人俱有。却是要發而中節。與此不相類。又問若自學者而言。欲絕意必固我。到聖人地位。無此四者。則復於未發之前。復於未發之前。蓋全其天理耳。曰。固是如此。但發時豈不要全。因命敬之取和靖語錄來檢看。又云。他意亦好。却說不好。可學

君子之學。在意必固我既亡之後。而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何也。曰。意必固我既亡之後。盡心於學。所言是也。喜怒哀樂自有發時。有未發時。各隨處做工夫。如何強復之於未發。尹氏語錄中。辨此甚詳。必大

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體之於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如此說著。便害義理。此二句不可相對說。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固無可求。及其既發。亦有中節不中節之異。發若中節者。有何不可。至如意必固我。則斷不可有。二者焉得而對語哉。橫渠謂意必固我。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者。謂夫子教人

絕此四者。故皆以毋字爲禁止之辭。或謂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後必有事焉者。曰。意必固我既亡。便是天理流行。鳶飛魚躍。何必更任私意也。謨

問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所謂有事者如何。曰。橫渠亦有此說。若既無此。天理流出。亦須省著。可學

問意必固我。伊川以發而當者理也。發而不當者私意也。此語是否。曰。不是如此。所謂毋意者。是不任己意。只看道理如何。見得道理是合當如此做。便順理做將去。自家更無些子私心。所以謂之毋意。若才有些安排布置底心。便是任私意。若元不見得道理。只是任自家意思做將去。便是私意。縱使發而偶然當理也。只是私意。未說到當理在。伊川之語。想是被門人錯記了。不可知。備

張子曰。意有思也。未安。意却是箇有爲底意思。爲此一事。故起此一意也。必大

我有方也。方所也。猶言有限隔也。端蒙

守約問橫渠說絕四之外。心可存處。必有事焉。聖不可知也。曰。

這句難理會。舊見橫渠理窟。見他裏面說有這樣大意。說無是四者了。便當自有箇所嚮。所謂聖不可知。只是道這意思。難說。橫渠儘會做文章。如西銘及應用之文。如百椀燈詩。甚敏到說話。却如此難曉。怕是關西人語言。自是如此。賀孫

問張子曰云云。或問謂此條語意簡奧。若不可曉。竊以張子下數條語考之。似以必有事焉爲理義之精微處。其意大抵謂善不可以有心爲。雖夷清惠和。猶爲偏倚。未得謂之精義。故謂絕四之外。下頭有一不犯手勢。自然底道理。方真是義。孟

子之言。蓋謂下頭必有此道理。乃聖而不可知處。此說於孟子本意殊不合。然未審張子之說是如此否。曰。橫渠此說又拽退孟子數重。自說得淡。古聖賢無此等議論。若如此說。將使讀者終身理會不得。其流必有弊。必大

橫渠之意。以絕為禁止之辭。是言聖人將這四者。使學者禁絕而勿為。毋字亦是禁止之意。故曰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必是事之未來處。固是事之已過處。通法伯豐問張子曰。毋意必固我。然後能範圍天地之化。曰。固是如此。四者未除。如何能範圍天地。但如此說話。終是稍寬耳。管

子畏於匡章

文不在茲乎。言在茲。便是天未喪斯文。淳後死者。夫子自謂也。死字對沒字。派

問天之將喪斯文。未喪斯文。文卽是道否。曰。既是道。安得有喪未喪。文亦先王之禮文。聖人於此。極是留意。蓋古之聖人。既竭心思焉。將行之萬世而無弊者也。故常恐其喪失而不可攷。大雅

後死者。是對上文文王言之。如曰未亡人之類。此孔子自謂也。與天生德於予意思一般。斯文既在孔子。孔子便做著天在。孔子此語。亦是被匡人圍得緊後。方說出來。又問孔子萬一不能免匡人之難時如何。曰。孔子自見得了。管

子畏於匡一節。看來夫子平日。不會如此說。往往多謙抑。與此不同。先生笑云。此却是真箇事急了。不覺說將出來。炎敬之問明道舍我其誰。是有所受命之辭。匡人其如予何。是聖人自做著天裏。孟子是論世之盛衰已之去就。故聽之於天。

孔子言道之盛衰。自應以已任之。未審此說如何。曰。不消如此看。明道這說話。固是說未盡。如孔子云天之將喪斯文。天之未喪斯文。看此語也。只看天如何。只是要緊不在此處。要緊是看聖賢所以出處大節。賀孫

問程子云。夫子免於匡人之圍。亦苟脫也。此言何謂。曰。謂當時或為匡人所殺。亦無十成。某云。夫子自言匡人其如子何。程子謂知其必不能違天害已。何故却復有此說。曰。理固如是。事則不可知。必大

問呂氏曰。文者前後聖之所修道。則出乎天而已。故孔子以道之廢興付之命。以文之得喪任諸已。曰。道只是有廢興。却喪不得。文如三代禮樂制度。若喪便掃地。菴

太宰問於子貢章

先生曰。太宰云。夫子聖者歟。何其多能也。是以多能為聖也。子貢對以夫子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是以多能為聖人餘事也。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是以聖為不在於多能也。三者之說不同。諸君且道誰說得聖人地位著。諸生多主夫子之言。先生曰。太宰以多能為聖。固不是。若要形容聖人地位。則子貢之言為盡。蓋聖主於德。固不在多能。然聖人未有多能者。夫子以多能不可以律人。故言君子不多。尚德而不尚藝之意。其實聖人未嘗不多能也。柄

問太宰初以多能為夫子之聖。子貢所答。方正說得聖人體段。夫子聞之數語。却是謙辭。及有多能非所以率人之意。曰。固是子貢說得聖人本分底。聖人所說乃謙辭。植

太宰知我乎以下。煞有曲折意思。聖人不直謂太宰不足以知我。只說太宰也知我。這便見聖人待人恁地溫厚。又曰。聖人自是多能。今若只去學多能。則只是一箇雜骨董底人。所以說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義剛

問夫子多材多藝。何故能爾。曰。聖人本領大。故雖是材藝。他做得自別。只如禮。聖人動容周旋俯仰升降。自是與它人不同。如射亦然。天生聖人。氣稟清明。自是與他人不同。列子嘗言聖人力能拓關。雖未可信。然要之聖人本領大。後事事做得出來自別。銖

問吾不試故藝。曰。想見聖人事事會。但不見用。所以人只見它小小技藝。若使其得用。便做出大功業來。不復有小小技藝之可見矣。問此亦是聖人賢於堯舜處否。曰。也不須如此說。聖人賢於堯舜處。却在於收拾累代聖人之典章禮樂制度。義理以垂於世。不在此等小小處。此等處非所以論聖人之優劣也。橫渠便是如此說。以為孔子窮而在下。故做得許多事。如舜三十便徵庸了。想見舜於小事也。煞有不會處。雖是如此也。如此說不得。舜少年耕稼陶漁也。事事去做來。所以人無緣及得聖人。聖人事事從手頭更歷過來。所以都曉得。而今人事事都不會。最急者是禮樂。樂固不識了。只是日用常行吉凶之禮也。都不會講得。備

問天縱之將聖。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何如。曰。天放縱聖人。做得恁地。不去限量它。問如此。愚不肖是天限量之乎。曰。看氣象亦似天限量它一般。如這道理。聖人知得盡得。愚不肖要增進一分不得。硬拘定在這裏。寓集注

將聖。殆也。殆。庶幾也。如而今說將次。將字訓大處多。詩中亦孔之將之類多。訓大。詩裏多叶韻。所以要如此等字使。若論語中。只是平說。咏

吾有知乎哉章

問吾有知乎哉。與吾無隱乎爾。意一般否。曰。那箇說得濶。這箇主答問而言。或曰。那箇兼動靜語嘿說了。曰。然。壽

林恭甫問此章。曰。這空空是指鄙夫言。聖人以其無所有而略之。故下句更用我字喚起。義剛

問竭兩端處。疑與不憤不啓一段相反。不憤不啓。聖人待人自理會。方啓發他。空空鄙夫。必著竭兩端告之。如何。曰。兩端就一事而言。說這淺近道理。那箇深遠道理也。便在這裏。如舉一隅。以四角言。這桌子舉起一角。便有三角在。兩端以兩頭

言之。凡言語便有兩端。文字不可類看。這處與那處說又別。須是看他語脈。論這主意。在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聖人謙辭。言我無所知。空空鄙夫來問。我又盡情說與他。凡聖人謙辭。未有無因而發者。這上面必有說話。門人想記不全。須求這意始得。如達巷黨人。稱譽聖人博學而無所成名。聖人乃曰。吾執御矣。皆是因人譽已。聖人方承之以謙。此處想必是人稱道聖人無所不知。誨人不倦。有這般意思。聖人方道是我無知識。亦不是誨人不倦。但鄙夫來。我則盡情向他說。若不如此。聖人何故自恁地謙。自今觀之。人無故說謙話。便似要人知模樣。寓

問伊川謂聖人之言。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必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此是形容聖人氣象不同邪。

抑據其地位合當如此。曰：聖人極其高大，人自難企及。若更不俯就，則人愈畏憚而不敢進。賢人有未熟處，人未甚信服。若不引而自高，則人也必為淺近不足為。孟子人皆以為迂濶，把做無用。使孟子亦道我底誠迂濶無用，則何以起人慕心。所以與他爭辨，不是要人尊己，直使人知斯道之大。庶幾竦動著力去做。孔子嘗言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又言吾其為東周乎？只作平常閑說。孟子言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便說得廣，是勢不得如此。又問如程子說話，亦引而自高否？曰：不必如此。又生枝節，且就此本文上看一段，須反覆看來看去，要爛熟，方見意味快樂，令人都不欲看別段。始得。淳。寓錄云：程子曰：聖人之言必降而自卑，卑不如不高，不審這處形容。聖賢氣象不同，或據其地位合著如此。耶曰：地位當如此。聖人極其高大，人皆疑之以為非我所能

及若更不憚地俯就，則人愈畏憚而不敢進。孟子於道雖已見，到至處然做處畢竟不似聖人。聖人不能不疑其所未至。若不引而自高，則人必以為淺近而不足為。孟子人皆以為迂濶，把他無用了。若孟子也，道是我底誠迂濶無用，如何使得所以與人辨與人爭？亦不是要人尊己，只要人知得斯道之大。庶幾使人竦動警覺。夫子常言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又言吾其為東周乎？只平常如此說。孟子便道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便說得恁地奢遮，其勢不得不如此。這話從來無人會如此說。非他程先生見得透，如何敢鑿空恁地說出來。

正淳問：執兩端與竭兩端如何？曰：兩端也只一般，猶言頭尾也。執兩端，方識得一箇中。竭兩端，言徹頭徹尾都盡也。問：只此是一言而盡這道理如何？曰：有一言而盡者，有數言而盡者。如樊遲問仁，曰：愛人。問：知曰：知人。此雖一言而盡，推而遠之，亦無不盡。如子路正名之論，直說到無所措手足。如子路問政，哀公問政，皆累言而盡，但只聖人之言。上下本末始終小大無不兼舉。端蒙

鳳鳥不至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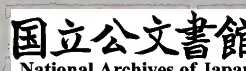
鳳鳥不至。聖人尋常多有謙詞。有時亦自諱不得。永

子見齊衰者章

康叔臨問作與趨者。敬之貌也。何為施之於齊衰與瞽者。曰。作與趨。固是敬。然敬心之所出發。則不同。見冕衣裳者。敬心生焉。而因用其敬。見齊衰者。瞽者。則哀矜之心動於中。而自加敬也。呂刑所謂哀敬折獄。正此意也。蓋卿。震錄疑聞同。叔臨問雖少。必作過之。必趨。欲以作字趨字說做敬。不知如何。曰。固是敬。須是看這敬心所從發處。如見齊衰是敬心生於哀。見瞽者是敬心生於閱。震問作與趨。如何見得聖人哀矜之心。曰。只見之過之。而變容動色。便是哀矜之。豈真涕泣而後謂之哀矜也。熹

顏淵喟然嘆章

學者說顏子喟然嘆曰一章。曰。公只消理會顏子。因何見得到這裏。是見箇甚麼物事。眾無應者。先生遂曰。要緊只在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三句上。須看夫子循循然。善誘底意思。是如何。聖人教人。要緊只在格物致知。克己復禮。這箇窮理。是開天聰明。是甚次第。賀孫夫子教顏子。只是博文約禮兩事。自堯舜以來。便自如此說。惟精便是博文。惟一便是約禮。義陽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教人。只此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底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廣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人教人。只此兩事。博文工夫固多。約禮



只是這些子。如此是天理。如此是人欲。不入人欲則是天理。禮者天理之節文。節謂等差。文謂文采。等差不同。必有文以行之。鄉黨一篇。乃聖人動容周旋皆中禮處。與上大夫言自然閒閒。與下大夫言自然侃侃。若與上大夫言却侃侃。與下大夫言却閒閒。便不是聖人。在這地位。知這則樣。莫不中節。今人應事。此心不熟。便解忘了。又云。聖賢於節文處。描畫出這樣子。令人依本子去學。譬如小兒學書。其始如何便寫得好。須是一筆一畫。都依他底。久久自然好去。又云。天理人欲。只要認得分明。便喫一盞茶時。亦要知其孰爲天理。孰爲人欲。人傑

安卿問博文是求之於外。約禮是求之於內否。曰。何者爲外。博文也是自內裏做出來。我本來有此道理。只是要去求。知須是致。物須是格。雖是說博。然求來求去。終歸於一理。乃所以約禮也。易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而今尺蠖蟲子。屈得一寸。便能伸得一寸來許。他之屈乃所以爲伸。龍蛇於冬若不蟄。則凍殺了。其蟄也。乃所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乃所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乃所以崇德也。欲罷不能。如人行步。左脚起了。不由得右脚不起。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若是到那窮神知化。則須是德之盛也。方能顏子其初見得聖人之道。尚未甚定。所以說彌高彌堅。在前在後。及博文約禮工夫。既到。則見得如有所立。卓爾。但到此。却用力不得了。只待他熟後。自到那田地。義剛

國秀問所以博文約禮。格物致知。是教顏子就事物上理會。克

已復禮。却是顏子有諸已。曰。格那物。致吾之知也。便是會有諸已。賀孫

因論博我以文。曰。固是要就書冊上理會。然書冊上所載者是許多。書冊載不盡底。又是多少。都要理會。備

正淳問顏淵喟然歎曰一段。曰。吾人未到他地位。畢竟未識。說箇甚麼。再問。乃曰。瞻之在前。忽然在後。是沒捉摸處。是他顏

子見得恁地。如有所立卓爾。是聖人已到。顏子未到處。備以下

總論顏淵喟然歎處。是顏子見得未定。只見得一箇大物事後柰不何。節

顏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不是別有箇物事。只是做來做去。只管不到聖人處。若做得緊。又太過了。若

放慢做。又不及。聖人則動容周旋。都是這道理。黃剛或問顏子鑽仰。曰。顏子鑽仰前後。只得摸索。不著意思。及至盡

力以求之。則有所謂卓然矣。見聖人氣象。大槩如此。然到此時。工夫細密。從前篤學力行底粗工夫。全無所用。蓋當此時。

只有些子未安樂。但須涵養將去。自然到聖人地位也。力行仰高鑽堅。瞻前忽後。此猶是見得未親切在。如有所立卓爾。方

始親切。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只是脚步未到。蓋不能得似聖人從容中道也。閔祖

瞻之在前。忽然在後。是猶見得未定。及所立卓爾。則已見得定。但未到爾。只是天理自然底。不待安排。所以著力不得時。蓋

為安排著。便不自然。便與他底不相似。這箇卓爾。事事有在裏面。亦如一以貫之相似。佐

或問瞻前忽後章曰。此是顏子當初尋討不著時節。瞻之却似在前。及到著力趕上。又却在後。及鑽得一重了。又却有一重。及仰之又却煞高。及至上得一層了。又有一層。到夫子教人者。又却循循善誘。既博之以文。又約之以禮。博之以文。是事物物皆窮究。約之以禮。是使之復禮。却只如此教我循循然去下工夫。久而後見道體卓爾立在這裏。此已見得親切處。然雖欲從之。却又末由也已。此是顏子未達一間時。此是顏子說已當初捉摸不著時事。祖道問顏子此說。亦是立一箇則例與學者求道用力處。故程子以爲學者須學顏子。有可依據。孟子才大難學者也。曰然。祖道

周元興問顏子當鑽仰瞻忽時。果何所見。曰。顏子初見聖人之道廣大如此。欲向前求之。轉覺無下手處。退而求之。則見聖人所以循循然善誘之者。不過博文約禮。於是就此處竭力求之。而所見始親切的當。如有所立卓爾在前。而歎其峻絕。著力不得也。又問顏子合下何不便做博文約禮工夫。曰。顏子氣稟高明。合下見得聖人道大如此。未肯便向下學中求。及其用力之久。而後知其真不外此。故只於此處著力爾。銖問顏子瞻忽事。爲其見得如此。所以欲罷不能。曰。只爲夫子博之以文。約之以禮。所以欲罷不能。問瞻忽前後。是初見時事。仰高鑽堅。乃其所用力處。曰。只是初見得些小。未能無礙。柰何他不得。夫子又只告以博文約禮。顏子便服膺拳拳弗失。緊要是博文約禮。問顏子後來用力。見得如有所立卓爾。何故。又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曰。到此亦無所用力。只是博文約禮。積久自然見得。德明

問顏子喟然歎處。莫正是未達一間之意。夫顏子無形顯之過。夫子稱其三月不違仁。所謂違仁。莫是有纖毫私欲發見否。曰。易傳中說得好。云既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瞻前忽後。是顏子見聖人不可及。無捉摸處。如有所立卓爾。却是真箇見得分明。又曰。顏子纔有不順意處。有要著力處。便是過。人傑

夫子之教顏子。只是博文約禮二事。至於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處。只欠箇熟。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人傑

問顏淵喟然歎章曰。仰鑽瞻忽四句。是一箇關。如有所立卓爾處。又是一箇關。不是夫子循循善誘博文約禮。便雖見得高堅前後。亦無下手處。惟其如此。所以過得這一關。欲罷不能。

非止是約禮一節。博文一節處。亦是欲罷不能。博文了又約禮。約禮了又博文。恁地做去。所以欲罷不能。至於如有所立去處。見得大段親切了。那末由也已一節。却自著力不得。著力得處。顏子自著力了。博文約禮。是著力得處也。又曰。顏子為是先見得這箇物事了。自高堅前後做得那卓爾處。一節親切如一節了。如今學者。元不會識那箇高堅前後底。是甚物事。更怎望他卓爾底。植

問瞻之在前四句。曰。此段有兩重關。此處顏子非是都不會見得。顏子已是到這裏了。比他人都不會到。問聖人教人先博文而後約禮。橫渠先以禮教人。何也。曰。學禮中也有博文。如講明制度文為。這都是文。那行處。方是約禮也。斐孫欲罷不能。是住不得處。惟欲罷不能。故竭吾才。不惟見得顏子

善學聖人。亦見聖人曲盡誘掖之道。使他歡喜。不知不覺者。到氣力盡處。如人飲酒。飲得一盃好。只管飲去。不覺醉。卽當了。夔孫

大率看文字。且看從實處住。如喟然歎一章。且看到那欲罷不能處。如後面。只自家工夫到那田地。自見得。都不必如此去贊詠。想像籠罩。熹

問如有所立卓爾。只是說夫子之道高明如此。或是似有一物卓然可見之意否。曰。亦須有箇模樣。問此是聖人不思不勉從容自中之地。顏子鑽仰瞻忽。既竭其才。歎不能到。曰。顏子鑽仰瞻忽。初是捉摸不著。夫子不就此啓發顏子。只博之以文。約之以禮。令有用功處。顏子做這工夫。漸見得分曉。至於欲罷不能。已是住不得。及夫既竭吾才。如此精專。方見得夫

子動容周旋。無不中處。皆是天理之流行。卓然如此分曉。到這裏。只有箇生熟了。顏子些小未能渾化。如夫子。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德明

問如有所立卓爾。是聖人不思不勉從容。目中處。顏子必思而後得。勉而後中。所以未至其地。曰。顏子竭才便過之。問如何過。曰。才是思勉便過。不思勉又不及。顏子勉而後中。便有些小不肯底意。心知其不可。故勉強擺回。此等意義。懸空逆料不得。須是親到那地位。方自知。問集注解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作無方體。曰。大槩亦是如此。德明

恭父問顏子平日淡潛沉粹。觸處從容。只於喟然之歎。見得他煞苦切處。楊子云。顏苦孔之卓。恐也是如此。到這裏。見得聖人直是峻極。要進這一步不得。便覺有懇切處。曰。顏子到這

裏也不是大段著力。只他自覺得要著力。自無所容其力。孫
格錄云恭父問顏子平日淡澹純粹到此似覺有苦心極力之象只緣他工夫到後視聖人地位卓然只在目前只這一步峻絕直是難進故其一時勇猛奮發不得不如此觀楊子雲言顏苦孔之卓似乎下得箇苦字亦甚親切但顏子只道一時勇猛如此却不見迫切末由也亦只得放下日看他別自有一箇道理然茲苦也茲其所以為樂也

程子曰。到此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所以

著力不得。緣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了。賢者若著力要不

勉不思。便是思勉了。此所以說大段著力不得。今日勉之。明

日勉之。勉而至於不勉。今日思之。明日思之。思而至於不思。

自生而至熟。正如寫字一般。會寫底固是會。不會寫底須學

他寫。今日寫。明日寫。自生而至熟。自然寫得。集注。

問程子曰。到此地位至著力不得。何謂也。曰。未到這處。須是用

力。到這處。自要用力不得。如孔子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

這處如何用力得。只熟了。自然恁地去。橫渠曰。大可為也。化

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

之盛也。淳。寓錄同。治錄云。到這裏直待他自熟。且如熟還可著力否。

問顏淵喟然歎一段。高堅前後可形容否。曰。只是說難學。要學

聖人之道。都摸索不著。要如此學不得。要如彼學又不得。方

取他前。又見在後。這處皆是譬喻如此。其初恁地難。到循循

善誘。方略。有箇近傍處。吳氏以為卓爾。亦出乎日用行事

之間。問如何見得。曰。是他見得恁地定。見得聖人定體規模。

此處除是顏子方見得。問程子言到此大段著力不得。胡氏

又曰。不怠所從。必欲至乎卓立之地。何也。曰。末由也已。不是

到此便休了。不用力。但工夫用得細。不似初間用許多粗氣

力。如博學審問。謹思明辯。篤行之類。這處也只是循循地養

將去。顏子與聖人。大抵爭些子。只有些子不自在。聖人便不勉而中。不思而得。這處如何大段著力得。才著力。又成思勉去。也只恁地養熟了。便忽然落在那窠窟裏。明道謂賢毋謂我不用力。我更著力。淳錄云。明道謂賢。看人見明道是從容。然明道却自有著力處。但細膩了。人見不得。

正淳問集注顏子喟然而歎一章。不用程子而用張子之說。曰。此章經文自有次第。若不如張子說。須移如有所立卓爾。向前始得。必大

蜚卿問博約之說。程子或以爲知要。或以爲約束。如何。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與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一般。但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孔子是汎言。人能博文而又能約禮。可以弗畔夫道。而顏子則更淡於此耳。侯氏謂博文是致知格物。約禮是克己復禮。極分曉。而程子却作兩樣說。便是某有時曉他老先生說話不得。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這却是知要。蓋天下之理都理會透。到無可理會處。便約。蓋博而詳。所以方能說到要約處。約與要同。道夫曰。漢書要求字讀如約束。曰然。頃之復曰。知崇禮卑。聖人這四禮字。如何說到那地位。道夫曰。知崇便是博。禮卑便是約否。曰。博然後崇。卑然後約。物理窮盡。卓然於事物之表。眼前都欄自家不住。如此則所謂崇。戒謹恐懼。一舉一動。一言一行。無不著力。如此則是卑。問卑法地。曰。只是極其卑爾。又問知崇如天。禮卑如地。而後人之理行乎。曰。知禮成性。而天理行乎其間矣。道夫。集義。問橫渠說顏子三段。却似說顏子未到中處。曰。可知是未到從容中道。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便是橫渠指此做未能及中。

蓋到這裏又著力不得才緊著便過了。稍自放慢便遠了。到此不爭分毫間只是做得到了。却只涵養。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便是未到不思而得處。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便是未到不勉而中處。幣

問橫渠說顏子發歎處。曰。高明不可窮。是說仰之彌高。博厚不可極。是說鑽之彌堅。中道不可識。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至其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則方見如有所立卓爾。謂之如。則是於聖人中道所爭不多。才著力些便過。才放慢些便不及。直是不容著力。人傑

所謂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這只是箇中庸不可能。蓋聖人之道。是箇恰好底道理。所以不可及。自家纔著意要去做。不知不覺又蹉過了。且如恭而安。這是聖人不可及處。到得自家纔著意去學時。便恭而不安了。此其所以不可能。只是難得到恰好處。不著意又失了。纔著意又過了。所以難。橫渠曰。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歎也。雖說得拘然亦自說得好。或曰。伊川過不及之說。亦是此意否。曰。然。蓋方見聖人之道在前。自家要去趕著他。不知不覺地蹉過了。那聖人之道。又却在自家後了。所謂忽然在後也。只是箇中庸不可能。夫子循循然善誘人。非特以博文約禮分先後次序。博文中亦自有次序。約禮中亦自有次序。有箇先後淺深。欲罷不能。便只是就這博文約禮中做工夫。合下做持。便是下這十分工夫去做。到得這歎時。便是欲罷不能之效。衆人與此異者。只是爭這箇欲罷不能。做來做去。不知不覺地又住了。顏子則雖罷而自有所不能。不是勉強如此。此其所

以異於人也。又曰：顏子工夫到此，已是七八分了。到得此，是滔滔地做將去，所以欲罷不能。如人過得箇關了，便平地行將去。備

伯豐問：顏子求龍德正中，而未見是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聖人從容中道，地位否？曰：然。又問：極其大而後中，可求如何？曰：此言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正如程子室中、廳中，國中之說，不極其大，則不得其中也。又問：止其中而後大，可如何？曰：在中間便盡得四邊。若偏向這一邊，卽照管那一邊不得。張子此語甚好。若云未見其止，却使得不是。未見其止，只是不息，非得其所止之止。管

子疾病章

問：久矣哉，由之行詐，是不特指那一事言也。曰：是指從來而言。

問：人苟知未至意，未誠則此等意慮時復發露而不自覺，曰然。廣

問：由之行詐如何？曰：見子路要尊聖人，耻於無臣而爲之，一時不能循道理。子路本心亦不知其爲詐，然而子路尋常亦是，有不明處，如死孔懼之難，是致死有見不到，只有一毫不誠，便是詐也。饒本作子路平日強其所不知，以爲知故不以出公爲非。管

問：子路使門人爲臣一章，曰：世間有一種事，分明是不好，人也皆知其不好，謂如子路使門人爲臣此等事，未有不好，亦未爲欺天，但子路見不透，却把做好事去做了，不知其實却不是了。蓋

子貢曰有美玉章

子貢只是如此設問，若曰：此物色是只藏之，惟復將出用之耳。

亦未可議其言之是非也。必大

子欲居九夷章

問子欲居九夷。使聖人知之。真有可變之理否。曰然。或問九夷前輩或以箕子為證。謂朝鮮之類。是否。曰此亦未見得。古者中國亦有夷狄。如魯有淮夷。周有伊維之戎是也。又問此章與乘桴浮海。莫是戲言否。曰只是見道不行。偶然發此歎。非戲言也。因言後世只管說當時人君不能用聖人。不知亦用不得。每國有世臣把住了。如何容外人來做。如魯有三桓。齊有田氏。晉有六卿。比比皆然。如何容八插手。雉

出則事公卿章

或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此等處聖人必有為而言。熹問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曰語有兩處如此說。皆不可曉。尋常

有三般說話。一以為上數事。我皆無有。一說謂此數事外。我皆復何有。一說云於我何有。然皆未安。某今闕之。去為。集注。今有定說

正淳問出則事公卿一段。及范氏以燕而不亂。為不為酒困。如何。曰此說本卑。非有甚高之行。然工夫却愈精密。道理却愈無窮。故曰知崇禮卑。又曰崇德廣業。蓋德知雖高。然踐履却只是卑則愈廣。又曰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此章之義。似說得極低。然其實則說得極重。范氏似以不為酒困為不足道。故以燕飲不亂當之。過於淺矣。必大

子在川上章

問逝者如斯。曰逝只訓往。斯字方指川流處。植或問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曰古說是見川流因

歎大抵過去底物不息猶天運流行不息如此亦警學者要當如此不息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所以能見之去偽

問注云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其反而求之身心固生生而不息氣亦流通而不息二者皆得之於天與天地為一體者也然人之不能不息者有二一是不知後行不得二是役於欲後行不得人須是下窮理工夫使無一理之不明下克己工夫使無一私之或作然此兩段工夫皆歸在敬上故明道云其要只在謹獨曰固是若不謹獨便去隱微處間斷了能謹獨然後無間斷若或作或輟如何得與天地相似廣○上毅錄云此只要常常相續不間斷了○集注

或問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此道體之在然也如程子曰程子

言之矣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云云皆與道為體與道為

體此句極好某常記得舊作觀瀾記兩句云觀湍流之不息

悟有本之無窮人傑○祖道錄別出

或問子在川上曰此是形容道體伊川所謂與道為體此一句

最妙某嘗為人作觀瀾詞其中有二句云觀川流之不息兮

悟有本之無窮又問明道曰其要只在謹獨如何曰能謹獨

則無間斷而其理不窮若不謹獨便有欲來參入裏面便間

斷了也如何却會如川流底意又問明道云自漢以來諸儒

皆不識此如何曰是他不識如何却要道他識此事除了孔

孟猶是佛老見得些形象譬如畫人一般佛老畫得些模樣

後來儒者於此全無相著如何教他兩箇不做大祖道曰只

為佛老從心上起工夫其學雖不是然却有本儒者只從言



語文字上做。有知此事是合理會者。亦只做一場話說過了。所以輸與他。曰。彼所謂心上工夫。本不是。然却勝似儒者多。公此說却是。祖道

問注云。此道體之本然也。後又曰。皆與道為體。向見先生說道。無形體。却是這物事盛載那道出來。故可見與道為體。言與之為體也。這體字較粗。如此則與本然之體微不同。曰。也便在裏面。只是前面體字。說得來較濶。連本末精粗都包在裏面。後面與道為體之體。又說出那道之親切底骨子。恐人說物自物。道自道。所以指物以見道。其實這許多物事。湊合來。便都是道之體。便在這許多物上。只是水上較親切易見。個公晦問子在川上注體字。是體用之體否。曰。只是這箇體道之體。只是道之骨子。節

問如何是與道為體。曰。與那道為形體。這體字却粗。只是形體。

問猶云。性者道之形體否。曰。然。個

問注云。此道體也。下面云。是皆與道為體。與字其義如何。曰。此等處要緊。與道為體。是與那道為體。道不可見。因從那上流出來。若無許多物事。又如何見得道。便是許多物事。與那道為體。水之流而不息。最易見者。如水之流而不息。便見得道體之自然。此等處閑時好玩味。炎

與道為體。此四字甚精。蓋物生水流。非道之體。乃與道為體也。學蒙

先生舉程子與道為體之語。示過。言道無形體可見。只看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水流不息。物生不窮。顯顯者。乃是與道為體。過

問伊川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至皆與道爲體。如何。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本無體。此四者非道之體也。但因此則可以見道之體耳。那無聲無臭便是道。但尋從那無聲無臭處去。如何見得道。因有此四者。方見得那無聲無臭底。所以說與道爲體。劉用之曰。如炭與火相似。曰。也略是如此。義剛

徐問程子曰。日往則月來。至皆與道爲體。何謂也。曰。日月寒暑等不是道。寓錄云。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水流不息。物生不窮。云是道。然無這道。便也無這箇了。惟有這道。方始有這箇。既有這箇。則就上而便可見得道。這箇是與道做骨子。問張思叔說。此便是無窮。伊川曰。一箇無窮。如何便了得。何也。曰。固是無窮。然須看因甚。恁地無窮。須見得所以無窮處始得。若說天只是高地。只是厚。便也

無說了。須看所以如此者。是如何。淳同。

周元興問與道爲體。曰。天地日月陰陽寒暑。皆與道爲體。又問此體字如何。曰。是體質。道之本然之體。不可見。觀此。則可見無體之體。如陰陽五行爲太極之體。又問太極是體。二五是。用。曰。此是無體之體。叔重曰。如其體。則謂之易否。曰。然。又問有天德。便可語王道。曰。有天德。則便是天理。便做得王道。無天德。則做王道不成。又曰。無天德。則是私意。是計較。後人多無天德。所以做王道不成。節

伊川說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這箇體字。似那形體相似。道是虛底道理。因這箇物事上面。方看見。如曆家說二十八宿爲天之體。天高遠。又更運轉不齊。不記這幾箇經星。如何見得他。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之非仁。經禮

曲禮便是與仁爲體。高

至之問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便是純亦不已意思否。曰。固是。然此句在吾輩作如何使。楊曰。學者當體之以自強不息。曰。只是要得莫間斷。程子謂此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謹獨與這裏何相關。只少有不謹。便斷了。高

又曰。天理流行之妙。若少有私欲以間之。便如水被些障塞。不得恁滔滔地流去。問程子謂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曰。是不曾識得。佛氏却略會窺得上面些箇影子。儒用

問注中有天德而後可以語王道。先生云。只是無些子私意。

子在川上一段注。此道體之本然也。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才不省察。便間斷。此所以其要只在謹獨。人多於獨處間斷。泳

因說此章。問曰。今不知吾之心與天地之化。是兩箇物事。是一箇物事。公且思量。良久乃曰。今諸公讀書。只是去理會得文義。更不去理會得意。聖人言語。只是發明這箇道理。這箇道理。吾身也在裏面。萬物亦在裏面。天地亦在裏面。通同只是一箇物事。無障蔽。無遮礙。吾之心。卽天地之心。聖人卽川之流。便見得也是此理。無往而非極致。但天命至正。人心便邪。天命至公。人心便私。天命至大。人心便小。所以與天地不相似。而今講學。便要去得與天地不相似處。要與天地相似。又曰。虛空中都是這箇道理。聖人便隨事物上做出來。又曰。如今識得箇大原了。便見得事事物物。都從本根上發出來。如一箇大樹。有箇根株。便有許多芽蘗枝葉。牽一箇則千百箇皆動。夔孫

因說子在川上章。問明道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也是這意思。曰。固是天地與聖人一般。但明道說得寬。夔孫

問見大水必觀焉。是何意。曰。只川上之歎。恐是夫子本語。孟荀之言。或是傳聞之訛。必大

我未見好德如好色章

至之問好德如好色。此卽大學如好好色之意。要得誠如此。然集注載衛靈公事。與此意不相應。何也。曰。書不是恁地讀。除了靈公事。便有何發明。存靈公事在那上。便有何相礙。此皆沒緊要。聖人當初。只是恁地歎。未見好德如那好色者。自家當虛心去看。又要反求思量自己。如何便是好德。如何便是好色。方有益。若只管去校量他。與聖人意思愈見差錯。聖人

言語自家當如奴僕。只去隨他。教住便住。教去便去。今却如與做師友一般。只去與他校如何得。大學之說。自是大學之意。論語之說。自是論語之意。論語只是說過去。尾重則首輕。這一頭低。那一頭昂。大學只將兩句平頭說去。說得尤力。如何要合兩處意來做一說得。淳。蜀錄作林。一之問文少異。

叔重問何謂招搖。曰。如翱翔。節

語之而不惰章

讀語之而不惰。曰。惟於行上見得他不惰。時舉陳仲亨問語之而不惰。於甚處見得。曰。如得一舍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欲罷不能。皆是其不惰處。義剛

問如何是不惰處。曰。顏子聽得夫子說話。自然住不得。若他人聽過了。半疑半信。若存若亡。安得不惰。若

問語之不情。曰。看來不情。只是不說沒緊要底話。蓋是那時也。
沒心性說得沒緊要底話了。熹

子謂顏淵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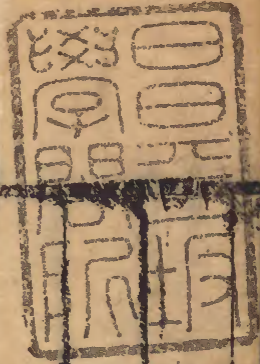
問未見其止。曰。如橫渠之說。以爲止是止於中。亦說得。但死而不活。蓋是顏子未到那處。未到那成就結果處。蓋顏子一箇規模許多大。若到那收因結果。必有大段可觀者也。熹

苗而不秀章

徐問苗而不秀。秀而不實。何所喻。曰。皆是勉人進學如此。這箇道理難當。只管恁地勉強去。苗而不秀。秀而不實。大槩只說物有生而不到長養處。有長養而不到成就處。厚

苗須是秀。秀須是實。方成。不然。何所用。學不至實。亦何所用。
後生可畏章

後生可畏。是方進者也。四十五十而無聞。是中道而止者也。曰
然。



夕二言...

文化女子

公本...

